

禮

記

章

句

禮記卷八之一

任啓運章句

祭法

孔本第二十三吳本第十四蓋本第十三今定爲第二十八○湯三才曰禮而無祭則無以報

天地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尊尊親親之義故制爲祭法以應今儀禮所傳少牢特牲二篇止諸侯之大夫士禮耳天子郊社諸禮及諸侯之禮皆無有其名義之畧可見者具在此篇黃氏儀禮續分祭法大綱第五天神第六地祇第七百神第八宗廟第九因事之祭第十今但就本篇差次之先郊社外祭也次宗廟內祭也并取他篇之言法者附此而彙廟遷廟之禮亦因屬焉要其詳不可得聞矣

祭法

祭于五禮爲吉凡天神地祇人鬼其祭之皆有法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

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

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五陵能出雲爲風

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

相近孔叢作祖迎爲是鄭讀祈禱非張如字亦通宗鄭讀宗今如字○泰壇南鄉爲

正山上形圓而高亦曰圓正所以象天折方也泰折北郊

爲正澤中形方而卑亦曰方澤所以象地其正皆東青南

赤西白北黑中黃泰壇則上冒以牛也積柴于壇燔牲玉

其上而燔之使氣達于上以報陽也埋牲幣于坎之內使

氣通乎下以報陰也辟赤色周所尚也用犢黃臠也周禮

祭天牲用蒼祀地牲用黃先儒謂此二至南北郊正祭其

用駢者祈穀諱祭也天地太牢餘皆少牢春昭以下皆坎

壇名祭時四郊迎氣之壇也祖以送往迎以迎來周禮仲

春晝迎暑吹幽雅擊土鼓仲秋夜迎寒亦如之月令出土

牛以送寒氣祭暑于壇祭寒于坎張子謂相近者寒暑

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也方慤曰王宮者日有王象宮
其居也夜明者月明于夜明其用也幽者隱而小等吁嗟
以求雨也雩以禱旱而兼言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
也宗尊也言皆所尊祀也孔以上六者爲六宗非也四坎
以祭山林正慶川谷之神恐非在其地若魯于泰山龜蒙
晉于河惡池是也天資始地資生四時錯行而百物生寒
暑推遷而歲功成三辰賴其照水旱欲其時四方山川鼓
化機而產萬物祭之皆所以爲報也○案祭天有九冬至
雨郊季秋明堂大饗二者皆大祭南郊古制明堂古亦有
但神農曰天府萬常曰合宮以合祀天神其在季秋宗祀
文王以配青則廟公以義起也孟春祈穀仲夏禘宗祀
祈年王者皆時祭也卽位而類出征而類禘守而樂大故
前年王者皆時祭也卽位而類出征而類禘守而樂大故
地合祭南郊主日配月祈穀祈年及日月星辰大饗大族
及五帝皆不及地祇也南郊以始祖配周初亦配嚳周公制
配圖耳虞夏以黃帝配殷以帝嚳配周初亦配嚳周公制
禮乃以后稷配南郊文王配明堂族則配以五人帝餘配
禮已祭法

書傳無文也祭地有五夏至北郊大祭一也不與天同
位征伐巡守三者告祭則與天同也蓋天地以陰陽覆
之異則分天形包地地道承天則合王者之事天地與
父母同父母可分可合天地亦可分可合喪祭異尸異
廟祭同尸同几忌日之祭仍分而出但造禍不別告母
合也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故北郊亦通謂之社
非以社爲北郊也祭日月有六迎氣之時祭日東郊祭
西郊此時祭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特祭也南郊主日
配月祈穀祈年及天宗此從祀也覲禮拜日東門外禮月
北門外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禁之此因事而舉非常
祭也方祀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夏季祀中央土迎秋
西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
也迎氣之祭祭天五行而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
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祭天勾芒五神而以重配勾芒
配祝融勾龍配后土該配蓐收修與配牛冥報成之祭
則但及五神五臣不及五天帝人帝諸侯即迎氣亦不及
天帝人帝也鄭祖緯書謂冬至圖工祭皇天上帝恭壇祭
感生帝明堂分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

帝又分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太微五帝又謂戶後配蒼精帝帝配紫微中天文王配太微帝夏至方立祭崑崙之祇七月泰折祭神州之祇固不如王氏南郊卽闕耳北郊卽方澤之可信也六南郊闕耳一也廣言之則曰南郊指言之則曰闕耳天帝一也大言之則曰天尊言之則曰帝分其時與方言之則有五不必妄立之名也然闕耳在南郊而祈穀祈年與類祭皆不必于闕耳祭五帝于明堂而方祀不必皆于明堂太皞重黎固人帝人官而亦不得謂天之無五帝五

天子適四方先柴

郊特牲。柴燔柴以祀天也。既柴然後出

巡守詳見王制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

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

羣立社曰置社

大社廣五丈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以黃土封諸侯則于此取方土而苴茅以賜

之國社廣二丈五尺大社闕社在庫門內王社侯社在籍田中大夫以下統士民言之大夫采地有邑社二千五百

家有一社百社亦有里社曰置社者爲民而置也。按此
 乃社稷之社非北郊之社也。北郊之社與天爲偶當祭之
 時主以社配以稷而社不置稷惟天子有之社稷之社爲
 民祈報于社置稷諸侯以下皆有之。揚氏復曰社亦祭地
 而廣狹不同里社祭一里之地州社祭一州之地縣謂國
 社亦祭一國之地即大社亦祭九州之地而已。觀北郊祀
 無不持載之地亦有廣狹之不同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
 父尊母親天尊地親父爲後之子止一人母則庶子亦母
 其母故天非天子不郊地各以所食爲社也。又按社稷正
 祭三春祈秋報十二月大割祠也。天子夏不祭社北郊主
 社祀稷統之也。諸侯亦夏不祭。避北郊也。變祭一大災類
 社稷也。此皆社與稷同祭其餘若大封告大社而直土賜
 之山征宜于社歸獻俘于社大會同宜于社反釋奠于社
 日食伐鼓于社諸侯獻幣于社皆義止于社與稷無與矣。
 巡守出征地與天同告又告于社載社主以行大端祈禱
 兼及大社王社諸侯兼及國社侯社藉田則止王社侯社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

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

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胤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

曰族胤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煎燎祀司

中司命石氏星傳上台司命中司中

下台司祿皇侃云文昌第四星曰司命五司中六司祿二

說近之熊安云司命宮中小神鄭云伺察人小過非也又

王明齊云虛宿下有司命主人壽夭泰厲古帝王無後者

公厲古諸侯無後者族厲古大夫無後者○按五祀之說

亦多異者周禮春官以血祭祭五祀先鄭謂太皞五帝後

謂重黎五官是固不必然矣月令春戶夏竈夏季中當

休門冬行而祭祀謂冬井愚疑蔡說爲正蓋行祖道之祭

不宜列常祀中而井竈皆有功于人且夏火冬水于義合

也或曰行卽井也七祀之說獨見于此殊屬可疑鄭則夏

設五祀周七祀則周禮宗伯司服夏官小子俱言五祀不

祭去

卷八 二

言七祀也。周禮言祀司命王制言祭無主後則命屬二祀俱有之。但不當並立爲七耳。且爲羣姓立與自爲立者何別乎。孔謂有采地大夫五祀無采地大夫三祀則儀禮士疾病禱于五祀士且五祀況大夫乎。且戶甕甚切于人何諸侯大夫皆舍之耶。鄭謂命祀于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厲祀于秋他書無據知臆說耳。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王制。五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嵩四瀆應劭云江淮河濟瀕師古云江淮河漢按讀之言獨漢入于江不獨入海疑應得之古于嶽讀望祀而已後爲之廟而視之非禮也。今順帝在恭安州霍一街山縣一霍山縣華在華陰縣恆在渾源州爲在登封縣河在滎陽江在江都唯在唐縣齊在臨邑漢在寧羌州劉向曰五嶽能大興雲雨不崇朝而偏天下施德廣大故視三公四瀆雲雨千里故視諸侯鄭云其姓

牛幣玉粢盛還豆爵獻之數與公侯同也伏生云其餘山川視伯最小者視子男顯矣武曰滅其國曰勝國因其地曰因國若國伯上辰商人是因實沈主參晉人是因是也彼無主後則在王都者天子祭之在侯國者諸侯祭之以彼常有功德于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

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

其先曲禮○此明祭之上得兼乎下下不得僭乎上以示

迎氣則四方備也周禮禮東方青圭南方赤瓊西方白琥北

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祭義○此周禮小宗伯之職

之左有稷梁則宗廟在雉門內也何休曰殷右宗廟尚

右第一章天地日月四方社稷五祀之祭○周世

祭法
五

前期三月卜牛之吉者養之于滌前期十日卜日
成百官族人習射澤宮選士與祭王致齊于路寢
之室前期三日卜尸戒賓祭之日神席圖正南面
配以后稷王服大裘立于圖正北面大司樂奏國
樂爲宮以下之樂以降天神次積柴于正壇上王
親率牲射之實牲體玉帛下柴燔之擇正壇而祭
王袞冕升正尸前置蒼璧薦血腥及運豆等以饗
爵酌瓦甒之泛齊獻尸大宗攝后以匏爵酌醴齊
亞獻是爲朝踐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王酌盞齊
獻尸大宗酌提齊亞獻是爲饋食尸食訖王更酌
泛齊酌尸亦曰朝獻大宗酌醴齊饋尸亦曰饋獻
諸臣爲賓者又酌沆齊獻尸七獻畢舞六代之樂
○祭地在北郊之方澤亦去國五十里祭之日地
祗席方正北面配以后稷王服袞立方正南面樂
奏函鍾以下取血與玉幣瘞祭社用太牢祭地用七
祀天禮又曰祭地川辟犢祭社用太牢祭地用七
獻祭社用三獻祭地服袞衣祭社服絺衣祭地以
后稷配祭社以句龍配按惟祭五祀見逸中書國

詳月令
餘未詳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爲

親疏多少之數

天子分天下之土以建國又分國中之都

之所以廣孝也然心皆無窮而分則有限故制爲親疏之數親者祫而遠者祫又制爲多少之數自七廟至一廟無

廟此一節

總起下文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

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王制。此申上文多少之數也凡廟之制外爲

都宮內列羣廟各有門有廟有寢而廟宇四周焉廟皆南向其主在廟之室而東向羣廟之列左爲昭右爲穆左陽

爲明右陰爲幽也始祭皆合于太廟北爲昭南爲穆北則向明南則向幽也父子之次昭生穆穆生昭昭常爲昭穆

祭去

卷之二

七

常爲穆其祧毀則昭祧祧昭穆祧穆也三昭三穆兼二
祧四視而言諸侯無二祧故止二昭二穆太祖天子得姓
受氏諸侯始封有國大夫始封有家所謂別子爲祖也大
夫一昭一穆祭亦及曾祖士一廟祭亦及祖孔子云天子之
士諸侯之上士皆立二廟諸侯中下士一廟此言一廟者
降殺以兩故畧言之寢正寢也庶人祭父而已○方若
曰禮有定制諸侯不得同天子禮有定制天子不得異庶
人人生至見高祖而止故親之恩窮于高親之名盡于高
親之服亦止于高高以上無聞焉天子廟七太祖廟一功
德廟二四親廟四也諸侯五太祖及四親也大夫三太祖
一四親分祀二廟也適士二不及太祖但分祀四親也官
師四親共廟庶人祀四親于寢固以辨分之崇卑亦以稱
力之厚薄貴庶人立廟官師僅廟力亦不能若謂大夫不
及高官師不及祖則庶人于寢復何祭乎天子必立功德
二廟者天子無功德于天下不足以有天下多其數所以
辨分尊其名所以垂統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也昭有
功德皆入東世室穆有功德皆入西世室同堂而異室主
可通增廟不別建也諸侯無功德乎諸侯嗣封奉職謹度

而已若勤王賊亂則在王朝功宗元祀之列故諸侯之功
歸之天子大夫之功歸于諸侯此功德二廟惟天子獨也
愚按程子謂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朱子言程子意以七廟
五廟亦至高而止雖三廟一廟及寢亦必及高祖但有疏
數之不同然大傳云大夫于祫及其高祖則廟不及高祖
可知朱子云士無太廟祭及祖考官師祭祖而無廟則官
師不及曾祖庶人不及祖可知方氏謂皆祭及高曾祖也
但禮父歿則傳重于孫重謂爲後而主祭祀則世有受重
于祖或受重于曾祖者受其重安得死而遽不祭乎必祭
之終身易世當祧而并祧也若功德止二廟莫室同堂諸
侯元祀宗功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
則方說甚善

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

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墀爲鬼

此申上文親疎之數也考成也其爲君爲父之事已終成也王往也視考而上矣

大顯明也其成而往者更大著矣不曰高曾祖父而爲此廟名者新君或子或孫或弟故君不必皆父而其君父之事已成主必入此考廟則上高曾祖之名亦不必盡合也祖考太祖也遠廟者其世數不可知視四親則遠也統超也超遷而去二統卽功德二廟于周爲文武世室以其世世不遷故謂之世室以統主藏于二廟之夾室故謂之二統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統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亦謂之太廟廟爲統聘禮稱不腆先君之統是也壇墠在祖廟之旁築土曰壇平地曰墠壇亦就墠爲之書所謂三壇同墠若墠則但除地不爲壇也始祖與四親皆月一祭有親盡當祧而功德不毀則入世室但四時祭之月一祭也享謂時享周禮以春祠夏禘享先王嘗謂薦新月令夏以禘嘗麥秋以大嘗麻是也其餘無功德而祧主于夾室者祧有祈禱之事則十世以內出土于壇十世以外出土于墠而禱之若魯禘于墠宮不時祭也○按七廟之說先儒互異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毀與四親而七者韋寧成鄭子馬昭張融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此數者劉歆王肅說也朱子常是劉歆言恐功德者

多占丁七廟之數然愚有疑焉古者建國分爲九區于前
一區又分爲三中朝左祖右社是其地已有限矣立廟之
制外爲郡宮內分七廟廟有門而堂有寢是規制又有定
矣若有功德必各建一世室則都內無可容都宮外亦無
無可擴也王肅謂諸侯有四親天子同之則尊卑不別愚
謂天子始建廟而七諸侯始建廟而五則尊卑已別矣若
欲因視上加二親則高曾之上何稱顯考之上何號古今
書傳不一見乎馬昭引禮緯云唐虞五廟夏初四廟無太
祖也子孫宗禹而五殷初祖契與親廟而五子孫宗湯而
六周初祖稷與親廟而五子孫宗文武而七是始卽建七
廟也上二廟待功德當遷者而入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也或疑七廟無虛土愚謂孔子此言明齊車不可載七
廟之主非謂始立廟時也若始建國營室廟爲先魯公初
祀周公尚在文王王季不入諸侯之廟是五廟皆虛也烏
謂無虛主乎或又疑廟無二主限于二祧功德者多何以
此愚謂孔子此言明齊桓作僖僖爲主并納于廟之失謂
一君不可作二主非謂一廟不容有二主也若商之雍已
太戊外壬河實甲周之懿孝匡定皆兄弟嗣位必並祔而
禮記祭法

同祧親廟有二主何必遠廟無二主耶故愚謂二祧既立
有其人則寔之無其人則虛之功德者多則昭皆入東世
室穆皆入西世室也或又疑同堂異室以西爲上朱子謂
其失始于漢明帝合爲一廟則所以事始祖者褻而不尊
視又壓而不伸愚謂禮有經有權朱子論始祖四親當異
廟而不爲者耳非謂兄弟嗣位也朱子義給禘太祖爲昭
太宗爲穆欽宗昭高宗穆蓋徇宋之失禮而言觀欽宗高
宗當爲一世而同祧一疏則知朱子所云昭常爲昭穆常
爲穆者乃定論而欽昭高穆爲狗時失而非定論矣且必
如其說則商陽甲兄弟四人繼立今使小乙稱叔兄小辛
爲父仲兄盤庚爲祖伯兄陽甲爲曾叔父南庚爲高而其
父祖丁祧毀不祭心安乎理得乎名正而言順事成乎視
同堂異室之堅而不伸孰執孰重故愚謂七廟旣定則兄
弟嗣世必同堂異室並祔同祧而七廟必無增損其間也
周亦魯云文武二世室必周公所定懿孝之問君臣昏顯
何人能定此大典斯言得之矣或問弟先卽位而兄繼之
如何曰兄弟之序不先君臣故躋僖爲逆祀也或問平王
崩孫桓王立如之何曰平王人考廟上不可驟祧二世而

其父別立廟祀之父未卽天子位不可干大統也或問嗣
立如後世皇太叔如何曰太叔崩亦與其兄同廟蓋並則
有嫌昭穆則無嫌朱子謂但以左右分昭穆不以昭穆爲
尊卑義可推也或曰然則夏初四廟何也曰無可爲始祖
者也諸侯非受命于王不爲始祖天子非受命于天不爲
始祖詩曰天命于鳥降而生商此契受命于天也履帝武
敏歆此稷受命于天也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此禹受命
于天也餘祗而崇伯之封殄矣禹禪起非嗣封始祖廟不
得不虛之也後世帝王崛起其禮皆然漢元帝太主于
園陵晉初祀征西六世府初祀宣簡四世宋初祀僖祖六
世皆有昭穆而虛太祖司馬光謂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
止祀三昭三穆太祖已正東向之位乃並昭穆爲七廟是
也王安石以僖祖爲太祖謬矣程子是安石而朱子因之
謂推太祖之孝思非也人子之心無窮而義則有定以情
推者人子之私以義斷者天下之公履南郊而議諱曰幽
曰厲豈人子所樂哉奉天以臨之義有所不敢私也朱子
常論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以子孫議其
祖父爲嫌則秦政惡于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不爲過觀

此則但曰推大祖之孝思者豈定論哉或問天子七廟始
于何時曰其在商乎唐虞以上皆禪天子諸侯不甚懸殊
夏繼世久而天子之尊著矣湯有天下乃定此制故七世
之廟始見商書也又按周禮主王季以上藏后稷廟之次
室成康以下以昭穆分藏文武世室之夾室大禘則出之
有廟則出主壇墀而饋之非以壇墀爲廟亦非遷主壇墀
而風山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
墀壇墀有祫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祖考始封之君
亦止時享至于天子也○按諸侯不得祖天子故魯始封
五廟皆廟然封魯以爲周公故周公薨卽入于太祖廟魯
公薨入昭第一廟至五世庶遷以魯公實始造魯特立一
室祀之于義未悖也至季氏又立武宮以比于文武二世
室則悖矣若凡將邢來則皆以別子爲祖不得祖周公也
非受命不爲始祖故齊太公有四親而盛太祖及六世乃

正太公始祖之位若祀宋統承先王則以西湯爲始禘而
下及四親宋大給禘則上及乎王相土下及高宗皆祭之
故正考父得名頌十二篇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
子周歸以祀其先王也

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祫爲壇祭

之才壇爲鬼家語有考廟片祭之句據下節顯考二字疑

中商及祖一廟曾及父一廟官祀止及曾祖于貽乃及高
祖至五世大夫乃正位中廟若天子之大夫則文地親伯
官比諸侯而世邑者亦有太祖於昭穆二廟祀四世矣
邦敬云大夫必立三廟則父子世官兄弟同廟不多於
民居乎若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且父爲大
夫子爲士條與條毀祖父席不暇援思按大夫廟必立宗
子之系宗子爲大夫則主其祭宗子非大夫而庶子爲大
夫則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祭亦宗子主之所謂士
攝大夫唯宗子也大夫身爲父之適則設父廟於家而祖
之祭猶祖之宗主之爲祖之適則設祖父二廟於家而會

祖之祭猶曾祖之宗主之所謂齊而宗敬終事而后私祭者也。烏有各立三廟及皆立於宗子者乎？宗子去國而庶子無大夫則得以廟行。庶子居者爲壇望墓而祭。庶子有大夫則廟不行。大夫攝其祭會子問明言之矣。宗子庶子皆無大夫而曾祖常爲大夫則廟猶不毀。但薦而不祭耳。烏有條與條毀者不詳考而輕議禮使人菲薄周公烏乎可。適主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

有禘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適士諸侯之上士不言皇考蓋亦禮之考廟二廟而祭及

三世也。觀下言大夫士千祿及其高祖則上士常祀固及曾祖矣。孔謂顯當作皇恐非是。

官師一廟曰

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皇考爲鬼。

官師諸侯之中下士王考無廟而亦祀之

考廟蓋一廟而祭二世也。毛奇齡謂祭之於壇或於寢按本文不言一壇。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

鬼。

以上家語文同。庶士府史之屬無廟祭於寢也。按曰死者祭不陳主無尸非不祭也。明制庶人亦祭三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祈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主制

○皇

祝曰祈禱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禘第也次第舉行趙匡
曰禘禘也詩所謂昭穆之次也恩謂禘帝也明堂尊事上
帝大禘尊事自出之帝此亦尊事始祖之帝以登不禘
於夏始也秋穀新熟可嘗故曰嘗孫炎曰烝烝也冬物皆
成可進者衆也杜佑曰虞夏春禘夏禴殷周春禴夏禘後
因大禘在夏又別名夏祭爲祀以在巳月故也晉人曰以
爲祠也惟周禮作春祠夏禴或初欲從虞夏歟天子禴
禘禘嘗禘烝禴特也各於其廟止用特牲牢禮不備畢
別牲也禘合也三昭三穆合諸侯酌禴禘一禴一禘嘗
食太廟百禮合樂舞備也諸侯酌禴禘一禴一禘嘗
烝禴春物未成故天子諸侯皆禴而諸侯之禴酌井不用
惟麥熟而他物猶未成故天子可禴而諸侯一禴一禴
於天子也鄭謂天子先禘祭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
禘祭

禘祭杜佑謂此虞夏殷禮新主居喪三年四時皆禘四年
春禘於廟夏秋冬乃禘周三年禘祭後禘於太廟明年
春禘於羣廟嗣後五年再殷祭愚按大禘卽時祭而隆之
無再舉也且此言時祭之常與喪畢尤無涉天子諸侯居
喪練以前皆禘練以後乃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禘
其祭皆宗伯攝之恐皆誤則不禘禘則不禘禘則不禘
則不丞丞則不禘南謂侯甸於夏故不禘西於秋北於冬
之年不成親祭非全不祭也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
必使人用之而不厭不假耳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俱王制○祭以首時亦有卜不吉而至仲夏者
牛禮士居位屬特牲禮蓋有圭田後備禮也失位則無圭
田者無牲不得其為祭故名爲薦也○此以上皆舉掌書
言之不及月祭與禘者禘各於其
主月祭各於其廟要當視禘也

右第二章

廟祝瓊之祭○載記之言祭者其意
例來傳註釋天子廟祭禮一篇茲不悉入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
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
不變也鬼歸也氣散而歸人物皆受天地之氣以生故皆
曰命然鳥獸之殺草木之斬不待生氣之盡者多
惟人必氣反而歸乃死故物曰折而人曰鬼也五代唐虞
夏商周加禘郊祖宗爲七代禘奉以配帝郊奉以配天祖
述其功宗尊其德見不特夫增增堯考爲鬼卽太祖四朝
亦以人鬼享之不特二祇尚其功德卽禘郊祖宗亦以功
德論之所更立之名可變而待以
人鬼者不變此一節又起下文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

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
而宗武王此以中上禘郊祖宗更立之說上言七代此惟
舉四代其前不能詳也家語子羔問祖宗孔子

曰四代所立祖宗或乃異代或其祖考功德不殊雖異代
可以無疑蓋唐虞以上貴德而已三代以下乃以其先之
有功德者爲之後世因目先人爲祖宗也其契之後竹書
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冥死於河舊
說辛冥非○按鄭於大傳小記皆言禘祭天也祖所自出
太陽五帝商汁光紀周盤庚仰也此又言禘配昊天於圓
正郊配上帝於南郊王肅謂之謂禘宗廟之大祭無與於
天黃帝爲顓頊所自出帝嚳爲稷契所自出禘嚳是以稷
契配嚳非以嚳配天其世系本之史記然愚於此有深疑
者嚳四子長稷次契次華嚳舍長而賢聖之此有深疑
立一最切不肖之弊何耶堯之得舜年七十矣而稷契皆
庶兄堯尚不能知耶抑知而故不用耶舜與堯同出黃帝
而土妻其曾祖姑周公作詩但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知
有母而不知有父曾聖人而父子兄弟間昏亂至此耶考
漢王符述五帝系嚳伏羲後堯神農後舜黃帝後禹高陽
後契高辛後竹書帝嚳四十五年錫虞舜命是唐虞皆建國久
堯卽位無所謂繫堯七十年錫虞舜命是唐虞皆建國久
矣嚳之薦堯於天猶堯之薦舜於天也左傳數舜之世曰

自葬至於替腹漢劉耽呂梁碑亦言虞幕生窮蟬史記去
虞幕而繫窮蟬於顓頊不妄耶詩言有娥生商姜嫄生稷
俱不言稷則斷非稷子必生於側微堯未之得至舜乃舉
且復非無人道而生何故棄之如詩所云朱子詩傳主
鄭無人道之說而於禘祫一絕不相闕之學爲所自出不
可怪耶或曰然則殷周大禘追遠自出何人耶曰身所自
出父也父所自出祖也推而上之至於始祖止矣始祖必
受氣於天以生者也則始祖所自出即天也殷以上之禮
吾弗知周人無主虛位而東向蓋可知者以知知之不可
知者以不知知之以爲天也可以爲祖也可南郊之配祖
可陞於天明堂之享天可格於廟則太廟之諸天亦何不
可格於廟耶此聖人明於天人之際所爲仁至而義盡也
聖人所不敢質言而但虛其位者王必求其人以實之曰
帝堯則証鄭必求其神以實之曰虞虞仲則証也○又按
有虞宗堯即書所云神宗國語作郊堯宗舜其言郊堯必
帝人唐郊丹朱爲尸事耳說者謂舜宗堯舜之子孫乃朱
舜理或然也夏言郊鯀恐非是劉基云夏之天下受之舜
舜之禘祫天刑也禹受舜禘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遊於舜

又逆於天。天其弗享之矣。愚言既修太原。存絲功也。故權其保障。太原之功而秩祀之。則可升以配天。則不可商以。太戊爲太宗。祖乙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此惟言宗湯。或據其始歟。周祖后稷。非祖文王。鄭謂此祖宗。皆配上帝於明堂。亦非也。宗祀明堂。自周公始。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未聞虞夏以顓頊堯禹配帝明堂。卽周亦不問文武並配也。歸魯圖立想只武王初因商制一二舉耳。周公定禮。只以穆配天於郊。文王配帝於明堂。大抵禮記可疑者。此節爲甚。而先儒更多附會。故悉數其疑。以俟後儒。牧之野。武王之

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

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不

以卑臨尊也。人傳。○牧野之師。應天順人。纘緒垂統。故曰大事。既事而退。甲子入殷。乙丑復於軍。也。牧

室。齊車載主之室。時爲牧伯。故謂之牧室。猶伊訓所謂牧宮也。遼駿通大。而疾也。豈父遷岐。肇基王跡。王季繼之。八

命作牧文王纘之遂受天命義當追王然以子孫行之則是子孫爵其祖父而以卑臨尊矣惟富柴帝祈社之時率諸侯而設奠以告若曰此王號乃皇天后土所命不敢以子孫之卑臨爵之也鄭謂武王尊爲天子祖父不可以諸侯之卑臨之故必追王恐非○按鄭據緯書謂文王稱王九年孔又據緯書謂文王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愚細數之惟此爲確觀書泰誓止稱文考武成乃稱大王王季文王金縢作於克商之二年周公稱二王逸周書二月辛未告於天宗上帝祀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是追王斷在甲子後七日也中庸以制禮之事皆出於公故屬之公耳孔謂此追王是改號周公又追王是改號毛奇齡謂改號是廣其域高其封易其樹則王齊禘於清孔說亦可通而謂追王在成王時則斷非也王齊禘於清廟廟弓逸文見泰邑集○王成王也言成王齊而禘於清廟蔡氏謂清廟乃明堂之太廟太室也○按詩傳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焉朱子集傳引書王在新邑烝祭歲則此清廟之爲洛邑明堂舊

矣蓋宗祀文王於是始孝經言周公推禮所由制此言成
王明禮所自行則鄭謂禘祭天亦不妄但不可謂南郊圖
正亦名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禘耳

大傳小庶子王亦如之而立四廟小記○禘有夏時之禘

記並同庶子王亦如之而立四廟有五年之禘有明堂之禘

此乃專言五年之禘因夏時而降之明堂之禘又因太廟而例之

又推始祖所自出虛位東向而以始祖配之此非諸侯所

有故曰不王不禘也或適子廢疾或王崩無嗣而庶子入

繼正統則其禘亦如之不以庶而降惟其祖父未嘗即天

子位則不得干正統之祭而別立廟記之或父或祖或曾

皆然言四廟舉四親之全以明其極若漢光武昭烈之爲

也○按漢光武帝別立親廟雋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

陵節侯四世正與此庶子王立四廟禮合張純奏禘於高

廟陳序昭穆春陵四世以臣並君非禮請罷之但於因陵

使有司奉祀特爲南頓立一廟曰皇考廟近吳紱謂光武

創業非藩王入繼比竟當立已四廟而哀平諸帝別封一

人主其祀必祖哀平是漢人江處愚謂光武雖非廢王入
繼比然其興亦以人心思漢且其身亦臣事哀平恐不當
廢其君而直以已四親視之也春陵四廟仿古時給以天子禮祭
之祫給以千大統但立春陵四廟仿古時給以天子祭亦過
之無害宋純必器之使天子高曾不得享天子之祭亦過
也若明嘉靖改藩王人墜石與獻稱宗入太廟祫給列武
宗上則大亂君臣之道視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十有大事省於

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大傳○祫合也時給四親合食於太

侯及太祖而止不追所自出則但謂之祫不得謂之祫矣
大夫常祀止及曾而止并四親不合則并不得謂之祫矣
惟由兵戎之大事特告於君而求祫祭則及於高祖耳此
禮之由祫而遞降者也○按祫給之說惟鄭氏補爲配天
思既中之矣即以廟祭言而異其時者三年一祫五年一
祫劉向說也三月祫又三月祫徐說也四月祫五月
月祫趙匡說也四月祫十月祫張純說也祫必五月
思說也祫可春可夏祫必以秋某氏說也三年喪畢祫於

太廟明春禘於羣廟自後率五年而再殷祭禘以夏禘以秋杜祐說也禘在喪畢卽吉之月無常期杜預說也喪畢遷主孫遜居王父之位禘之言遜劉歆賈逵鄭衆說也禘非常祭或一年或三年惟君意所行陸淳說也異其等者禘輕於禘鄭氏說也禘大於禘王肅何休說也有禘無禘杜預說也取其序昭穆曰禘取其合羣祖曰禘禘禘爲一孔穎達說也天子三年大祭曰禘諸侯曰禘大夫曰殷陳祥道說也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張子說也凡合祭皆曰禘祫是虛義不是實名三年吉禘爲吉祫五年大禘爲大祫近世毛奇齡說也以所祭言祫及壇壝禘及郊宗石室馬融徐邈說也禘各於其廟祫則羣廟毀廟皆合食於太祖賈逵說也禘取已還廟主合食太祖禘則王季以上廟主合食大廟通義說也祫皆合食太祖禘則王季以上合食后稷廟成王以下分昭穆合食文武廟鄭氏說也祫禘合食皆分二廟陳祥道說也祫兼毀廟親廟禘不及親廟趙匡說也禘止一配井不及毀廟陸淳說也祫兼毀廟不追所自出禘兼毀廟親廟又追所自出程子說也禘及功臣祫不及功臣何休說也禘及者遠故祀先后井及功臣

臣蘇軾說也。禘不及於羣廟。祫烝則及功臣。楊復說也。禘有大禘。有時禘。禘有大禘。有夏禘。馬端臨說也。烝嘗皆禘。而不大。惟禘禘爲大。天子追所自出。魯禘不追所自出。近世萬斯大說也。愚謂先王之祭。有隆有殺。有疏有數。數而殺者。所以視親疏而隆者。所以尊尊。國語曰。祭月祀時。享周禮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賓宮三年。有朝夕奠。所謂日祭也。其月朔月半殷奠已近於月祭矣。三年一廟。高曾祖禘皆月祭之。所謂月祀也。七廟之主。四時皆祭。春則值夏。秋冬皆禘。所謂時享也。三時皆禘。故謂之時禘。至三年則於冬烝。烝禘隆其禮。親廟毀廟皆合食於太祖。功臣與焉。以大於常時之禘。烝故謂之大禘。禘又三十月於夏禘。特隆其禮。上追始祖。大朝所謂朝享也。又三十月於夏禘。特隆其禮。上追始祖。所自出。文武以下各合食於世室。以大於常時之禘。禘故謂之大禘。禘所重在追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不名大禘。以周後主祭。文武以降不合食也。禘以四月。祫以十月。首時之正。下而不吉。則在仲月。故或言五月也。三年之喪。二祭不行。三年喪畢。必因祫祭。乃耐廟。春禘不遷。故或以爲除喪之祭。或以爲遷廟之祭。而後世急於遷廟。有春卽舉禘祭。已祭義。

者此又禘可夏可春禘必以秋禘在十月諸說所自起也
以迫自出則大禘重以及功臣則大燕頌諸侯不追自出
則禘與禋同此又禘大禘小禘禘禘爲一所以粉
紛也惟明於隆殺之宜疏數之節則諸儒之說一以貫之
矣又按配位之說朱子曰西面又曰南面思配有二義一
取諸合鋪筵設同几以某氏配無二位也一取諸對則疑
西面爲是但古祭天地山川皆有配有尸孟獻子曰正月
而尸止一人豈配者亦同位歟疑未決也

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

禘獻子爲之也

雜記○周正建子故短至在正月不可言冬長至在七月不可言夏惟曰日至也孔

子言烝享自夏則禘當已八月上而不吉亦至午月然義國

非與郊對舉也僖公八年七月禘於太廟以日至舉謬矣

○按左傳言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則改

月甚明漢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地正建丑商以

爲春元熊朋來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明

王守仁曰自復至乾爲春夏自垢至坤爲秋冬此文王所

爲春元熊朋來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明

廣周公所定則改時亦無疑者若杞鄆用夏正宋用商正所謂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亦有因民俗之舊如管子中節序與他書迥別有私自改正如曲沃莊伯改用夏正者詩幽風述后稷公劉時事故仍夏正采薇三詩作於文王仍商正其餘十月六月諸詩皆周正竹書可據也春秋經皆周正左傳記晉事亦改周正大一統正王法也滅虢在周十二月而卜偃言十月之交晉人語也間有失於改者豈氏不改時月胡氏夏時冠周月則細考之無一合者吾豈取焉

右第三章

郊禘祖宗之祭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平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曾重平適來方來未已也王石渠曰庶殤皆不祭恐非愚謂不言庶殤非不祭也君所主太子適城重適也非適孫則在殯之祭其父主之若既從國則

食則王祭祖從而耐食矣祭子兼適庶而言大夫有降庶
故庶子庶孫不親祭士庶人無降故適庶皆親祭之

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小記○庶子

不得自祭殤子不立祖廟故不得祭兄弟之無後者以支
二者皆從祖耐食故也若無廟可耐亦爲壇墀耐之

子不祭王制曲禮○支子不立廟故不禮文同祭必告於宗子祭告於宗子宗子主之而

已宗敬焉高會祖禰之宗皆然也○程子曰古人重宗祭時齊戒庶子不異身與之物助之但不別廟爲位行事耳

後世不立宗而廢祭適足長慢不若使之祭也朱子曰兄
弟近者自當如禮若遠則弟不立主祭時設紙牌爲位祭

畢焚之亦可朱董祥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小記○鄭曰曰庶子可薦不可祭

不祭以非正也孔曰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築官使長子之
弟或妾子主其祭朱董祥曰禮亦不得同於正祭○

公肅云春秋聲子不入魯侯廟妾也胡文定公云孟子入
惠公廟仲子祭享無所爲別官祀之是妾子爲君得別立

宮也。孔氏云：妾母不世祭，無廟。妾，耐妾祖姑爲壇，耐之。謂耐以爲祭也。妾母不世祭，耐之何用？竊疑子之祭，性半獻，祿略同正祭，但不入廟，以避正適孫，則殺之薦而不祭耳。若適無子而子孫皆由此妾出，則此妾當別廟，親盡乃遷。若此妾子以別子爲祖，則此妾仿周人之世祀妾嬪亦可也。吳任臣曰：先儒言婦不服慈姑，則孫亦不爲慈祖姑。服按：虞喜言若父先亡，已有於慈祖姑，則卽以祖姑之服服之，可然則慈吾父者，可遂無服乎？疏衰無父其可也。

右第四章

傷子無後慈母妾母之祭以上皆人鬼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天生所生，惠人所致，此一節總舉其槩，以起下文。是故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

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

左傳共工氏以水紀

官在大皞後炎帝前未受命故曰顓后猶司也人事曰司

神事曰后后土官名共工氏子名句龍常爲是官屬山神

烈山蓋炎帝所興之地農亦官名烈山氏子名柱爲之夏

以前祀句龍爲社柱爲稷湯有天下欲遷社而難其人乃

遷柱而以棄代之班固曰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而土廣

博穀衆多不可偏祭故封土爲社稷爲首膺而土穀又非

有知也故以平水土播百穀者主焉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

之帝舜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

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鯀鄴鴻水而殛死禹能以德

修鯀之功

今本無契爲司徒而民成湯以寬治民而除其

以德字

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

者也

正名百物正百物之名而使民得取以爲用也序

辰定推步之法使民知作說成易之時而不謬也序

均貢無不平刑法刑無不賞得好惡之公也以義終歸

作以儀民謂使民化於善陳謂禪讓得人亦通堯薦舜於

天巡守之事舜卽代之舜雖薦禹而巡守之事猶自爲之

故曰勤衆事而野死言其勤至死不已也其實四十九年

帝居鳴條五十年陟遂葬焉鄆築防以捍水今太原陂

是也禹繼之而掘地注海是以德修之而陂之功亦不

矣民咸知有人倫以別於禽獸也冥見上章虐謂桀之暴

謂紂之亂湯伐虐以寬文王據保小民武王會朝清

是皆有救民之功也后土農棄以勞定國黃帝顓頊帝

堯契法施於民舜禹鯀以死勤事禹禦大藎湯文武擇大

患雖功烈大小有殊而於民無不盡及夫日月星辰民所

之心不竭之力報之自不窮已也

瞻仰也山林川谷土陳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三辰有照臨之功地道有產物之功族類也帝如少昊

盤庚臣如重黎伊呂物如門戶并靈表曜功庸皆列祀

典故言族

祭有新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如特性。辟讀所今讀避。新如孟

春祈穀孟冬祈來年春祈社稷高禩祈嗣類酒祈勝之類報如秋報社稷報四方虞報舉夏報杆大烝報功臣之類由謂人所願辟謂人所惡如司命司錢及凡爲水旱凡祭疾疫災沴而舉周禮有禴有禘有烝有報有說皆是也

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

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曲禮。呂大臨曰廢如已毀之宗廟已變之社稷舉本朝所秩之典

祀方慈曰可廢可舉我乎義莫敢舉廢循乎禮愚謂此祀聖人操制作之柄乃得廢之舉之非世俗苟且因循息養之爲也若分所不得爲理所不當祀則濫於典祀之外而不足以受福矣蓋聰明正直之謂神必不享非禮之祭而皆淫之鬼亦不能福人也

右第五章

有功於民祈禳之祭統天神地祇人鬼言之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王制

如繭如栗角初生者握四指所把也祀神以誠故禮彌重者角繭小賓客則但取肥大而已

天子社稷

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王制曰少牢

牛羊豕備曰太牢牛羊豕

子所報者廣諸侯所報者狹也不言祭宗廟者植則用特性給則用太牢禮不一也

凡祭宗廟之禮

牛曰一元大武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

以羊豕

曲禮

一元武迹也牛肥則迹大鱗色純者肥則不必純

矣牛必在滌三月霜求得即用最不必在滌矣天子之大夫以牛上士及諸侯之大夫以羊曰少牢中士下士及諸

侯之士以豕曰特性。按諸侯稱犧牲大夫稱犧牛未嘗不貴純國語牛羊在滌三月大豕不過十日禮言養牛惟

具是天子未嘗不用索牛大夫士牲未嘗不在滌此特舉其大常耳

羊曰柔毛豕曰剛鬣

曰膾肥。犬曰羹。獻雞曰翰音。雉曰疏趾。兔曰明視。鴈魚曰
脰祭。橐魚曰商祭。脯曰尹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藩
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薶苺。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
曰嘉玉。幣曰量幣。曲禮。古無稷曰句疏一作蔬。此因
上而悉數祭物之名。羊肥則毛賴。豕肥則
則鬣剛。豚肥則體滿。故以名之。羹獻犬可爲羹。以獻。雞
歲開也。雞肥則鳴聲遠。雉肥則趾開。兔肥則目明。故亦以
名之。或曰翰羽也。雞鳴必先振羽。雉趾間無毛。兔目有
光也。豕直。棠乾。商度。尹正也。魚鮮則脰然。而直。棠則當商
其燥濕之宜。脯必割之使正也。清滌以明水。悅之清酌以
飽著縮之。薶合氣香而黏合也。稷有中德爲五穀長而粳
之明潔。故曰明粢。稻植貴疏。薶苺莖葉皆香也。韭本豐大
則美。鹹鹽味厚者。玉無瑕曰嘉。量幣廣狹長短皆中度也。
孔氏曰物備則舉其大者。若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
一二物則並舉其名以告。

冬薦稻韭以明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

王制○庶人無常牲但取時所有而

已傳曰士無祿者饘餼是庶人不得用
禮也○方氏苞曰春殺皆陳故推薦韭

右第六章

祭物之等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王制○衣衾之數棺槨之厚正封之

太皆從死者爵其所自有也牲牢酌
獻皆從生者之祿達孝子之養心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

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

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小記○陳壽曰天子諸侯祭爲士之父其禮仙故尸服死者之

服以士祭爲天子諸侯之父其禮屈故尸從生者之服
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愚按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
侯安有士祭天子諸侯者或國滅無他子孫有士大夫
者不得已而出此意若士無祿與庶人皆無尸大夫

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

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雜記○冕上大夫緇冕

王之服弁爵弁士祭於王之服冠弁冠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異也皆禮攝盛故士用弁記者謂可弁而祭於

已非也○按周禮王記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衾冕先公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

絺冕祭小祀辛冕據此節推之則五等諸侯助祭於王當各以上服自祭降一等玉藻所云卒端以祭是也若諸侯

從天子祭社稷山川則又當視天子遞降一等天子所降從者不得而伸也鄭謂諸侯祭宗廟皆弁冕恐未然或曰

大夫士近天子故自祭屈諸侯遠天子故自祭亦伸所謂衾冕立千阼是也儀禮諸侯之大夫用弁冕若孤卿大夫

右第七章祭服之等

成廟則毀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
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
夾室其雞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
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
于君曰釐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
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釐釐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
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釐之報豚大戴禮釐之下有以羊
君牛服立于寢門內南
向純衣作羊服下有宗人曰請令以釐某廟君曰諾遂入
雍人挾羊乃行人廟門碑南北面東上後作釐門割雞于
屋下釐室割雞于室中以交神故先祝以請命反命傳
命故次宗人以攝主故次宰夫以割牲故次雍人純絲也

其色乎衣纁裳扶杖之使潔也祝屬也屬諸執事而傳命以贊一曰祝之爲吉祥之詞若曰令月吉辰釐茲新廟于孫保之永受胡福也祝不告神廟無主無所告也碑屬牲之碑在廟中庭宰夫束上爲攝主也自中宮中階升屋出廟門及左右夾室各一雞亦升屋而割血未升屋時先於屋中減耳旁毛謂之耳以耳主聽欲神聽之也有司卽祝宗人也雍人當門室中有司皆向門室皆北面統于廟也豐畢宗人告宰夫乃反命考成也室成以燕飲奉之名器之貴者牲曰豕牝曰豚○按宮室落成禮經傳不見庶府曰以酒食澆落之惡以此推之當是賓一人升屋中酌酒酒流於前乃降主人向屋立賓致祝辭主拜謝乃燕飲相樂焉

右第八章

豐廟之禮○大戴與下遷廟各爲一篇小戴采人雜記中與遷入遷禮第四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

後

第二給既遷祖主于高廟復新之以待新主徙之日君之入將第三給既大祥先新廟詳見禮司

服從者皆平服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
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
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降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
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攝君
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
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
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
及大溝渠祝下擯大祥後猶素縞麻衣素屨此奉主入廟故平服始卽吉之服也廟謂殯官奉酒
位廟門外有司位廟門內擯相導之也祝主辭故在左官
嗣侯不言孝子某先君必祔廟嗣侯不必皆子明顯其位

不敢阻越也。奉衣服行主猶未往更毀之際恐考有未先
先導之相視且若將從而先以賄遷也衣服非一先冕
次弁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

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
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
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
北面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于薦西反位
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
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筵于戶牖間始
自外來先于堂
也凡時祭在室則筵與中在堂則筵序下樽皆於東方今
惟布南面之席故設樽西方從其便也奉衣服入門左升

東階主之也。君亦東階從之也。遷而至者衣服而用脯醢之奠。若神用宅已與偕來也。止用脯醢非祭也。曰可以饗謂之也。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若神已許也。

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

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而

爲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東西走辟俟神之享也。祝

就西廂因便也。時祭先以明薦之享告而後闔戶。廂間使神低之。此但若俟神稍憩耳。反位乃以明薦之享告。謂將

從於時給也。再拜亦若神許之也。徹理幣於階下。擯者曰

其衣服皆藏之。寢守訖享之時祭乃出以授尸。還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

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祭謂時給祭之日。自廣宮奉主合食於太廟祭畢奉主人

於新廟乃
徹几筵

右第九章

遷廟之禮。○按廟將遷必先量廟是量以

爲遷也。小戴旣收量廟人雖記無反廟遷

廟之理疑亦後人逸之也故并取大戴文附之

禮記卷八之一

終

禮記卷八之二

任啓運章句

祭義

孔本郊特牲第十一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十五吳本參合爲第十五丙本第十四今定爲

第二十九○儀禮惟存大夫士之祭禮記祭義通上下言之不專大夫士亦止言孝子之心於祭文器數皆不及也其儀文器數之義略見郊特牲篇而天子諸侯之祭義則見於祭統故吳氏芮氏皆取三篇參合之但郊特牲所言乃郊社廟祭之義而芮本合之祭法亦不類今於祭法先天地百神而後宗廟此亦先郊社增義後廟祭義鼎銘一章亦廟器也故併附之

郊之祭也以至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郊之用幸也周之始郊日於郊故謂之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責誠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

以象天地之性也

郊特牲。圖正之祭以子月至日其于卦爲復陽氣始生日短極而長故迎之

也天積陽而日爲陽精故報天必主日若寅月祈穀諸祭

亦謂之郊而用辛日者以武王牧野榮望得辛未日故後

世不忘其始也圖正在南郊而祈穀諸祭亦於郊故皆謂

之郊天陽地陰南陽北陰故南郊以就陽位圖正牲以蒼

象天之色而祈穀諸祭則以騂亦周所尚也積無北牡之

感故曰誠天地之性至誠無偽其大生之德原無物可以

報稱故惟取誠格不盡飾也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

之義也辛三卜不用上辛則用上上上辛不吉則上仲辛下

受命然既告乃上先告祖祖尊也後卜于禰禰親若與謀

之也○鄭以日至爲周禮上辛爲魯禮非也周亦有祈穀

魯則無卜之日主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

至郊耳

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澤澤宮詳射義上既得志有司

遂以所當戒當令之事告王而王于澤宮親聽之蓋齊戒莫重于王是卽受教諫之義也庫門在廟門外先祭三日有司復獻王所命之事王又申飭之姓孫也百姓王之宗族子孫百官疏百姓親故戒之地有遠近戒畢王還路寢之室致齊焉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俱郊喪者

不敢哭

本篇。郊特牲無敢字。

不敢凶服

句郊特牲

凶服者不敢入國門

本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郊特牲

敬之至也

本篇

○祭之日小宗伯逆鷺省饒告時早晚及牲備具于王王朝服以聽其報示身重其事民皆當以上之敬爲敬也國中夫王宮二百里郊祭吉禮之大故國中外皆不敢以凶事干之汜埽徧洒而埽之以示潔反道反剋其土以示新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蠲恐上行事之早蓋王自卜吉以來嚴敬至矣故民不待戒令而自從其敬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

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

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郊特牲。○琬藻同。詳見玉藻。天

龍爲族。又繪日月於其上。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按

周禮。祀天大裘而冕。鄭謂服大裘。不服衮。家語。旒至泰壇

王脫裘服衮。王肅主家語。陳埴謂內大裘外製衮。愚謂陳

近之蓋裘上有襜褕。外加襲。襲上加禮衣。玉藻以襲爲充

美言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襜褕。是明言大裘之必襲矣。

況表裘不入公門。豈有祭天而表裘者。鄭謂言冕不言服

是止用其冕不用其服。按享先王以下皆言冕不言服。豈

有凡祭皆不服者。賈疏附會鄭註。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

皆大裘。按祭天時極寒。故言司服于此當供大裘。豈有夏

至而可服大裘者。自賈氏一言而夏至祭地幾廢矣。鄭氏

堅執大裘之說于此不可通。則曰此王魯公也。魯有王體

故稱王。不更悖乎。陸佃謂周禮乘玉輅建太常是卽道之

車。此素車大旂是卽事之車。近周世樟謂祭天有帝牛不

兩車兩旂。或有兩服其說可通。但未見其必然耳。帝牛不

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

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

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特牲○滌養牲之所滌除潔淨不

甲庀牲十月繫牲一帝牛一稷牛上帝不吉則改卜稷牛

而以此不吉者供稷若帝牛傷死亦卜稷牛而稷牛別爲

若皆不吉與死傷則不郊矣所以然者帝天神尊稷人鬼

視也夫萬物本乎天則天者萬物之祖人本乎祖則祖者

人之天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是不特大報萬物之本

而反物所由始亦大報人之本而反人所由始也○穀公

輔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
以創業繼體有聖人之德者配焉程子曰萬物本乎天
木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
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
秋成物之時也真德秀曰郊而曰天所以尊之配惟以
故壇而不屋配以祖亦以尊祖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

必備禮故屋而不壇配以父亦以親父也愚謂詩我將
宗祀文王以配帝而曰天右之文右享之孔子曰孝莫大
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未嘗別明堂稱帝不稱天也又
嚴父之說亦就周公論之耳若謂成形于父必以父配則
宜以厲配平以幽配恐天不享矣且對幽厲而歌文右享
于名謂何若易其名而歌儀式明幽厲之典不悖理耶蓋
周人如生惟后稷于氣始為宜受命則文王故于物成爲
合朱子亦云只以有功者配恐不當統成形于父之說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
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淮南其作於以朝及闇作於日出以朝配如以某氏配之配蓋陰
必從陽不別位也其闇日未出尚黑也其陽日之中尚白
也以朝及闇日始出尚赤也若稍遲則日已白太早則尚
黑也或謂周或以朝或以日入皆赤恐非此郊祭日于壇
而以日月從祀卽周禮禮祀昊天上帝時也祭日于壇
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

外內以端其位。日出于東，月生于西，陰陽長短終始相
以致天下之和。壇高而顯，坎卑而隱，東物所自出，西物所
自入，坎壇人所爲，故言制東西天所定，故
曰：端月三日，哉生明在天之西，漸遠而東，則就盈矣。此又
申上所以分祭東西之故。陽道饒，故長陰道乏，故短。陽資
始，陰代終，蓋陰陽之氣，惟別故能和，而聖人制禮所爲，別
日月之幽明，以制坎壇之上下，別日月之內外，以端東西
之定位者，正以如是，則陽長陰短，陽始陰終，乃交錯往來
而有以成天下之和也。此日月之專祀，春分朝，日秋分夕
祭，祀日月星辰也。

右第一章

郊祭之義而日月
之祀因附見焉

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禮記通文見漢志。○此專言北郊方澤地，陰故就陰

位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

用甲用日之始也

郊特牲。天有四象而日爲陽精之始。故南郊主日。地有五行而土爲陰質之始。

太故北郊主社。方澤之中內爲壇外周以垣。設主壇上北。

面而君南面祭之以答陰也。北郊日以夏至陰之始也。春

祈秋報則用甲十干之始以爲教也。天神陽故南面地

祗陰故北面。此陰陽之分。天陽而用辛。要陰之成。地陰而

用甲。原陽之始。此陰陽之合。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便陰明也。

薄毫通。天氣下降地氣上躋則陰陽和而萬物生。故大

社必受天陽使氣得以相達。惟勝國之社雖存以爲羣而

屋其上使不受天陽又於北方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

一隅以受陰殺則陰明而物死矣。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

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故敘民美報焉。

垂象天之道載物地之道。衺冕車旗取象于天。是以天事天而尊之。以地祇桑土取象于地。是以地事地而尊之。

子地是以地事地而親之民于天遠于地
近食地之財故教民美報如下所云也
家主中霤而國

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

正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單殯通○中霤家之土地土者人所藉以生之本也

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甸出車一乘將祭社則一
里二十五家各出一人以供役一國之人畢出田獵以供
祭正乘之民共出粟以供粢盛蓋以人無不取財於地以
爲生故教民報本而反其始也○皇侃曰天子諸侯祭社
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乃正乘之民供之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事賦

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

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

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俱郊特牲○鹽諸利

○周禮仲春蒐火弊獻禽以祭社此言季春心星出而後用火其候有早晚也簡閱歷數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皆社誓衆於社也習變習其左右起坐變動之節此講武之法也驅逐之時禽獸流動其利可避不敢犯令而多取此獲禽之禮也示之法則耳習金鼓目習旌旗手習器械其志不驚可以戰克示之禮則不多殺以昭仁不多取以儉禮以事神可以受福也此因上爲社田言之

右第二章

社祭之義○按社有與郊封舉者北郊方澤以主社而名社周禮大宗伯以冬至日

致天神夏至日祭地元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于圜丘奏之而天神降靈夢雲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于方澤奏之而地祇出此禋祀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禮言昊天上帝不言皇地祇省文耳社有與稷並稱者庫門不設稷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壇令社稷之職夏官小司

掌琯于社稷春官司服祭社稷則補冕秋官士師祭
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大
采朝日少采夕月皆非祭天春祈社稷秋報社稷及
宜于社皆祭一祠之地而非大地自胡氏有社無北
郊之說出而昧昧矣是篇言郊多屬國川而日用者
牲用騂又兼祈報諸祭言社惟陰位北屬方澤而
日用甲春出火多主祈報蓋天尊故祭多舉其重
地親故祭多舉其近也而胡氏之誤蓋由此起矣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

郊特牲○蜡古作腊○大蜡八者陳祥

嘏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也鄭去百種而列昆蟲寥次鄭
云天子八則諸侯以下不得有八蓋先古天子諸侯不
得而祭也伊耆炎帝號神農始爲蜡而後世遂奉爲蜡
之主蓋蜡之祭義在報功故凡有功于膏者悉報之也蜡
之祭也主先膏而祭司膏也祭百種以報膏也饗農及郵

表啖會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

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

水庸事也

此乃申大蜡人之目伊耆始爲蜡尚未有八後

是定爲八焉司書古后稷神農未必祀于桂疑亦後人定

之也百種

司較之神農古田畯神農之舍與田界相連

故曰表

啖會獸即貓虎田豕田鼠爲害於苗而貓虎食之

即於苗爲有功

故迎其尸而祭之坊堤也以蓄水障水庸

溝也以受水洩水皆

農事所關故曰事

水歸其澤

蔡邕述此下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二句○此

蜡祭祝辭昆蟲螟螣蝻賊之類土安則無崩圯

水歸則無旱潦

昆蟲不作則不害苗草木生

於菽則不蔓穠

皆頌其功而因以爲後祈也皮弁素服而

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

義也

蠟以送歲之終而服如喪之祿以哀萬物之老也

黃

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既蜡乃服

於是祭也黃衣黃冠蓋黃者土之色用黃尊畜事重土功

也草服麻葛之屬生于土不用絲○按周禮祭蜡則吹豳

雅擊土鼓以息老物是服亦名蜡蓋彼統言之此析言之

也陳祥道曰天子且以黃衣野服與野老周旋俎豆間其

浹洽之意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

爲何如哉

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移去聲○記猶識也蜡通則知其國之豐不通則知其國之歉謹教民量

入爲出神事且不行則人益宜儉嗇也移寬緩之意使人

因蜡以相燕樂也民農事甫畢又執官功故既行蜡則休

功以息其力申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

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

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周禮羅氏夏官之屬下士一人曰大者對侯使言之羅氏本掌

捕鳥獸而諸侯有以獻俘獻禽來者亦屬焉以所獲同也冬獻禽而當蜡時亦草笠而獻亦草服之意羅氏受其貢

于使之反以天子命班鹿諸侯戒以好田亡國若獻俘則班女諸侯戒以好色亡國使毋作禽特色荒也并言羅氏

職掌如此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俱郊特性○亦因草服而言天子或樹瓜與華

以習勤勞占物候然非與民爭利乃不子貢觀於蜡孔子可斂藏之種耳鄭謂亦羅氏詔客語非

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

曰百口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

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正屬民原以正齒位無算爵後聽其歡飲而凡里社皆得
舉之無監史之糾故至若狂子貢疑其非禮子言民積百
日之勞得此一日之樂譬之於司其勞之者張之息之者
弛之不然過勞則民力竭過逸則民志淫張而不弛與弛
而不張均失也豈文武之中
道哉記此亦以申移民之意

右第三章

蜡祭之義

有虞氏之祭也尙用氣血腥燭祭用氣也

如特牲。燭一作脂。腥生肉。

燭沈之湯而未熟者虞以神之所享在誠不在物故惟用
氣以飲神而燭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
先以血詔神于室次乃薦腥又次薦燭
皆于室是以氣爲尙也孔曰夏亦或然殷人尙聲臭味未

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

天地之間也

臭卽氣也。牲未殺時不特無味并無氣。故以聲音之感無所不通。故先作樂三終使其聲

充滿於天地。庶神聞之而來格。然後出迎牲。以用臭。未也。
○孔曰：此四時常祭。若大禘四代皆先用樂。熊安曰：祭天
以樂爲致神始。烟爲歆神始。血爲陳饌始。周人尙臭。灌用

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

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

蕭合羶薌。

羶薌鄭讀馨香。今如字。○羶鬱金。煮酒芬香條

王生山川氣如白虹。故用王之氣使鬯之香達于淵泉。然
後出迎牲。行朝踐之事。至饋食。又以蕭合牛羊之羶黍稷
之薌氣而燔之。使臭達於牆屋。蓋以氣臭無所不達。故求
陰求陽皆用臭也。奠謂將迎尸于室。祝先以牢醑酌奠。則
南。○按灌有二。王初灌后亞灌。祭亦有二。朝踐凡祭慎諸
用蕭合辟瘴。饋食又加黍稷。使知牲殺及菜盛。凡祭慎諸

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敎人

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凡人以陰陽之合而生故求其散而合之也殷先求

周先陰所

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

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

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詔祝坐尸謂天子諸侯

方東面坐尸於戶西南面祝取牲肺脅燎於爐上又取肝

洗於鬱鬯播之爲制祭皆先入詔神於室出祭於主煎用

牲者牲入未殺時先以幣告也升首者既制祭祝又升首

於室當戶北墉下也直正也祭以饋食爲正也更筵於室

之與尸升自北方坐於主北祝告主以祗薦歲事也索祭

者直祭之時祝又求神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于室于堂

千庭無所不用其求而又遠求之祊者意鬼神遠人或遠

在此也○孔曰祊有二明日釋祭設饌廟門外西室此正

祭在廟門內祊之爲言倮也所之爲言敬也倮音諒又音

待賓客之處祊之爲言倮也所之爲言敬也倮○倮遠也

禮己祭義

卷八之二

九

鄭曰索也。禮爲尸有所俎。設饌之北。祝取尸所祭饌所食牲體皆置其上。爲敬尸故設此俎也。君再拜稽首。內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

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

某謂國家也。拜以致敬而稽首尤服之甚。親割致敬而肉

極於服之甚。服之盡也。諸侯內事稱孝子。孝孫某侯某。蓋

祭之義主乎孝養也。外事稱曾孫某侯某。以世有其國家

故也。若天子則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

稱。幸王嗣王。敬禮之恭。嘉事之美。致之盡之。則皆其心也。相詔王

讓也。人安尸而不詔尸以讓。蓋主人自致其孝於神。故尸

無事於。脾肆爛臄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

讀也。肆脾讀別。牲體初解之。肩脾胎背二脊。一凡七體

已矣。爲薦腥。又解之。肩爲三。曰肩臂。肱脾爲四。曰脾。肱

殷春爲三。曰正脊。脰脊橫脊。脰爲二。曰代脊。正脊短。脰脊
前曰脰。凡二十四體爲薦肆。沉於。去二肆與脰十一體
爲薦燭。又烹熟之。升右肱。脾不升。止六體爲薦脰。敬以神
道。故薦脰肆敬以人道。故薦脰兼之。故薦燭。豈知神之所
享。果何在哉。亦舉犖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
盡其心而已。

後坐也。

上俱郊牲。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醜與。

禮器。○武鄭讀無今如字。○犖角皆古名。

犖受三升。上畫禾稼角。受四升。上畫雲氣。薦熟之時。祝先
奠。犖銅南。天子用犖。諸侯用角。尸入。卽席。乃舉之。尸以位。
至尊。未敢安坐。祝詔主人拜以安之。武隨也。古時尸惟
飲食之事。乃坐。餘皆立。以終事。夏時猶然。其禮質也。商則
坐尸。禮稍文矣。周則不惟坐之。祝且詔主人妥尸。以安其
位。侑尸以勸其飽。隨其方所。委曲致敬。禮彌文矣。至舉饌
時。惟太祖尸尊。不與昭穆六尸。且互相勸饌。衆如飲錢同
飲。之適均者。又之至也。○按逸詒。歸禮。昭穆各用一尸。蓋

時祭太祖尸一二祧二四親四凡七若祧廟未備則五大
祫太祖一羣昭一羣穆一凡三大禘加自出一尸疑四周
後視廟不入則兩世尸陳也相饗之也尸神象也祝將命
室各一尸而六也

也嘏長也大也富也者福也郊特牲○尸肅然陳列有相

爲神象祝則其將命者也祝先以孝告而尸乃命嘏主首
人願其長久盛大其錫福之多且富有而無止極也

也者直也直猶當也并首于室時尸主皆在堂毛血告幽

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在內故曰幽毛

皆善則純矣孔曰此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堂

祝薦血毛于室時制祭又薦血腥蓋血得氣而滋故再薦以明其氣之盛事

尸于室祝授尸心小祝授尸肺肝尸皆祭嘏之蓋肺者氣
之管肝者氣之母心者氣之帥皆貴其爲祭黍稷加肺祭

氣之主也○大夫不祭心心會雖君也

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臍臂燔燎升首報陽也。

臍臂屬陽。如網者事尸。

于室佐食。取黍稷肺投尸祭。又祭齊加明水。肺爲金。以陰鑑取之。月中皆陰也。朝踐時以陽燧取火于日。取肺臂燔燎。又升首于室。首爲諸陽之會。皆陽也。○孔謂此燔燎在饋熟時。愚謂連升首言恐是朝踐時。明水

說齊貴新也。凡說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藜藿

此水也。

說齊見下文。五齊皆濁。以酒說之。乃清漉。獻又加明水以說之。謂之明酌。其謂之明水者。匪直以取

千月之故。由主人之心明潔著于此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說于清汁獻

說于醖酒。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

獻鄭讀莎。今如字。澤鄭讀辭。○如

瘠沛也。說和而沛之使清也。酌謂五齊之可酌以獻者。尤以事酒說之。又加明水而用茅以沛之也。清清酒也。汁獻

摩鬱金汁和酒獻之。卽也。也。舊醖昔酒也。周禮酒有三事。酒清酒昔酒而事酒爲濁。齊有五泛。齊醴齊盎齊饌齊沉

齊而泛齊最濁三酒無滓五齊多滓故齊必以酒和之而後可泐以事酒和醴齊用茅泐之爲縮酌以清酒和盎齊泐之爲醑酒以醑酒和鬱金啗泐之爲汁獻又申言人之泐明酌清酒者亦必以久釀之昔酒泐之此之說顯明者其法亦猶是也孔云說泛齊從醴說纔齊黃目鬱氣之上沉齊從盎止言二齊以時祭所用尤多

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

外也周禮冬烝用黃彝彝以黃金爲酌刻鼎俎奇而邊豆目其上謂之黃目此釋其所取義也

偶陰陽之義也恆豆之漼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

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

用常褻味而費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

也奇音基○鼎俎之數何休云天子上公皆九懸疑天子備物當十二以則天數鄭云九者牛一羊一豕一豕一

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思按天子尚有屬
牲與雞皆入正鼎則十二特於奇數不合耳或尚有
若獸諸侯七牛羊豕豚腸胃膚魚腊大夫五羊豕膚
腸胃從羊士三豕魚腊組各當其鼎又有陪鼎三
羊腊係是鼎奇而組亦奇也周禮朝事之運八棗乾
白梅黑黍形鹽臘生鮑鮓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諸梅諸棗栗加運八麥芡脯脩各二羞運二棗餅粉
朝事之豆八韭菹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食之豆八葵菹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片菹兔醢深蒲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食天子之豆二十六上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
夫六是運豆皆偶也匠豆饋食所薦加豆醢尸所加
陸產與周禮不同鄭謂彼天子禮此諸侯禮相變也
陸產者陽配以陰水產者陰配以陽亦相濟之義先王
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
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嚴可用

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

之藏也。

此因非食味而推言之。卷冕路車先王所遺止可于祭陳之。大武之舞以樂皇尸未嘗不壯敬則用

祭器未嘗不用以饗賓然酒醴之美。辛酒明水之尚貴五

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莞簟

之安而蒲越。棗棘之尚。明之也。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

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

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

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俱郊特性。越音居。縣結同。或作縣。縣音。

作珠幾幾圻通或作沂○疏布以爲幕者煎鹽鹽之煎然始成者其色黃黑再以水溶之去其泥滓復煎則純潔矣古淮浙之鹽以煎成解池之鹽以風成今亦多煎者醃醃之味人所醃鹽之味天所產鸞刀刀有鈴者太羹音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刻圭之首曰鸞雞幾見曲禮宗廟之祭其貴本質者皆與祭天同亦以交于神明不可同於所安義也

右第四章

廟祭之義○按天子諸侯廟祭禮亡前後最難通曉今略參諸書條其次序先一月

卜日得吉先十日戒尸遂齊先三日卜尸卜吉宿尸中戒與祭者先一日省牲視滌祭之日宗伯省牲饗后視豆籩立賓佐迎尸樂作尸入遂裸衆尸以次裸裸用圭瓊瓊瓊尸祭之啐之奠之一獻也后裸用璋瓚亞獻也王出迎牲祝延尸于堂后薦朝事之豆羞牲入至于庭以幣告王親射牲執鸞刀毛牛尚耳祝以血毛入告于室王北面事尸祝取辟膋一燔燎入詔神于室出墮于主前王洗肝于鸞密燂之爲制祭

祝升首于室出又薦血王割牲薦腥再分之薦腥
之薦燭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獻尸三獻也后酌
齊獻尸四獻也以上爲朝踐退而合烹薦熟行饋食
禮陳鼎俎黍稷王北面事尸于堂祝索祭于房大合
樂祝獻幣告于室延主人與王入室事主爲陰厭
酌尊奠于劍南出合戶如食間祝合黍稷再饋齊
尸入爲接祭尸舉奠尊王拜安尸后薦饋食之豆
王以玉爵酌壺尊益齊獻尸五獻也后酌饔齊獻尸
六獻也尸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獻尸七
獻也王接祭尸嘏王王獻二王後及上公策命臣有
功者后以瑤爵酌壺尊益齊獻尸八獻也后薦加豆
饔賓以瑤爵酌壺尊益齊獻尸九獻也后又薦加豆
饔王獻賓正禮畢矣由是長兄弟衆賓之長衆兄弟
加爵三嗣子舉奠共十三獻獻助祭諸侯遣歸國告
利成尸出徹二簋黍于室爲陽厭六簋黍于堂爲饔
明日釋祭若時祭止九獻無加爵其交致爵獻祝佐
食旅酬皆于
釋祭行之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

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天地之氣陽動陰靜陽清陰濁

陽上陰下陽伸陰屈陽爲神陰爲鬼人之生也有是氣乃有是魄神伸鬼而成有是魄卽載是氣神卽鬼而在是人

之生惟鬼與神合也至死而氣散而上獨見其神之盛魄

降而下乃見其鬼之盛而鬼與神離矣聖人于其離者而

合之使衆著于其理且不息于其心所以爲教之至也○

按此鬼神就人身而言與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精別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

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此申上文天下之物皆受氣而生氣反而游散則死死則歸土而骨肉亦化爲土矣但衆物之生其受氣甚微死亦漸減而易盡雖不可不謂之鬼而其鬼不靈惟人得天地之氣之靈者而食味別聲被色又博取百物之精以爲精

故其死也雖魄降于下其謂之鬼者未嘗不與衆物同而骨肉所藏之精氣則升騰于上有時見爲昭明之光有時蒸爲焄蒿之氣有時觸爲悽愴之情此皆精靈所發而爲神之著則非衆物之所及是卽鬼而有神者存也○朱子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淒然底悽愴是凜然底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

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黔黑也黔首黑髮之民聖人因是昭明焄蒿悽

愴者而制爲至極之教明命之曰爾毋謂此骨肉之斃其鬼無知也卽鬼而神者存其精爽之著常上下于爾庭降于爾家善則啓佑爾惡則斷棄爾也使百衆萬民常有祖父之神在其心目間則畏服之誠自不能已矣

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

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聖人設教如此民因畏且服矣然鬼神之理難知而衆民之誠易息則其教猶未足也聖人于是制爲廟祧由觀而

疎自近而遠自盡其反古復始之道以道民見身之所生者父父之所由生者祖雖遠之功德有殊而近所由生則一使之循分自盡其情故民不惟畏而服之且二端既順而聽之有不疾而速者此所以爲教之至也

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

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觥加以鬱鬯

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見鄭讀禮今

禮今見衍文閒去聲○明命鬼神則氣與魄二端立矣由是報氣報魄之二禮設焉朝事之燔燎惟牛羊之羶饋食之燔燎兼黍稷之薌俠兩也觀瓦甒薦腥之後春夏用兩獻尊秋冬用兩著尊禮給用兩大尊饋熟之後春夏用兩象尊秋冬用兩壺尊禮給用兩山尊報陽者順故禮願氣之報陰者逆故禮逆數之有氣然後能相暉以生故報氣所以教民反始有魄必資相養以生故報魄所以教民用愛乃朝事主氣以報陽而饋食未嘗不燔燎以求諸陽是

合陽于陰上用其情也饋食主末以報陰而朝事有新
首心之羞亦近于食且中閒之以兩飯加之以鬱膚未嘗
不求諸陰是合陰于陽下用其情也合鬼與神如此則于
孫之用情以誠感祖父之來享以誠格子孫之心存無
父之神存教孝如此豈不誠教之至哉

右第五章

引孔子言鬼神之義乃廟祭所由起也此以下皆以廟祭言之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

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承上章反古復始前聖人制之後君子因之其不忘

所由生者皆動于情之不自已而非敬亦無以是故昔者

發之是以竭力從事盡其敬正所以發其情也是故昔者

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

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

乎取之敬之至也

諫今作藉○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辨耕

秉耒以耕所以竭力從事如此則敬致而情發矣○禮上春天子將親耕舍人共種于后內宰詔后獻種于王及執農正陳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壠公卿大夫士班三之甸師帥庶人終畝及秋天子親剗甸人栗而納之三宮小宗伯辨其名物與用以告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冢宰掌之將養王后親春廩人扱之春人供之祭之日大宗伯涖之小宗伯送之舍人實之陳之肆師告潔后親設之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

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

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

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祭之日君率

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祖而毛

牛尙耳。鸞刀以割。取腍膋乃退。合祭腥泄膋孰而退。敬之

至也。

脂燭通孰。孰通合祭。腥泄膋孰。今本作燭祭。祭腥。○養獸之官。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及校人主馬牛人掌

人雞

犬人豕人分主六牲也。躬朝之以擇牲也。色純曰

犧體完曰牷

養之。君親巡牲。宗人視之。充人以牲告。既擇又卜。卜

繫而養之

君親巡牲。宗人視之。充人以牲告。既擇又卜。卜

古又時省

謀之至也。父昭則子穆。故謂子爲穆。答對也。子

與君相對

牽牲以入。卿大夫奉告神之幣。士奉薦牲之相

以次入

麗繫也。碑庭碑薦毛告純也。尚耳欲神之聽之也。

取腍膋

升臭也。合祭無所不祭。泄解散之。卽肆也。古者天

朝性巡牲牽之。割之無往不親。亦竭力從事之意。

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

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十三官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

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鬯以示于君遂獻鬯于夫人夫
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祿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吉
之獻鬯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縹三盆手遂布于三
官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遂朱綠之卒黃之以爲饋餼文
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听音欣單殽通中讀類又讀殽

縹一作縹○公桑公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近川便于浴
縹亦使外有所隔易防閑也棘牆牆上置練使不可踰外
閑闔人在外掌之也大昕季春朔旦天子六宮卜夫人以
下諸侯三宮卜世婦以下此或舉天子或舉諸侯互見也
桑采桑也反乾也蠶惡濕故露乾乃食之蠶事盡于辰月
故曰歲單猶麥于巳月言秋也后躬桑以勸衣受鬯以禮
夫重其成也諸侯夫人當自蠶秋以下禮之待獻鬯之婦
盆手置鬯盆水中手振其緒必三者禮成于三饋天子

籍三摺夫人或五也。輔敝文章見月令。躬蠶織者夫人而躬卜吉者君也。亦竭力從事之意。○鄭氏曰王耕藉后蠶種王射牲后親春后親蠶王薦鞠衣卜六宮夫人皆內外相成也。

右第六章

言敬之豫早積于先也。○家語止首節與上合爲一章此從孔本。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愷愷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數音朔禘孔讀韵今如字○疏數以時言煩怠以事言不敬與怠則以心言也合諸天道不疏不數之間曰春禘者舉春以該夏舉秋以例冬或因虞夏舊名或時有舉禘於春者也愷愷悲感意味愷驚動悅感萬物之死而殯

考之往故悲感萬物之生而庶祖考之來故惕有樂以稱其樂無樂以稱其哀也○孔曰周四時之祭皆有樂殷那詩言烝嘗言庸鼓萬舞則秋冬亦有樂此言無樂未詳熊謂秋冬但有管絃之樂致齊於內散齊

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軍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樂音效○禮大夫散齊九日致齊一日士惟致齊三日唯

君得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散齊若不如此內不樂不弔他事猶得舉之致齊則心一于是不他及也齊三日專指致

齊言之樂情所鍾如好古慕賢嗜心所喜如昌歌羊豕居處笑語則得其音容思志意樂嗜并得其情性故三日如見之也入室謂陰厭時前此事尸于室神猶若憑尸而在至此徒饌事神于室本虛位也而倏然敬以愉者如見親之欲色焉以孝告矣而肅然敬以懼者出尸如有聞焉祝闔戶待神之祗而煥然志氣之所注又如其既飲而有聞焉如如此則真見所為齊者而亡者存幽者著矣夫思居處則色不忘乎目思笑語則聲不絕于耳思志意樂嗜則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其致齊也乃致其愛致其慤夫是以著存如此也然豈僅祭時已哉其著存不忘乎心也固有無時不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敬者矣

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

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著存不忘乎心非特生敬養也死亦敬享焉非特祭思敬享也終身

且思弗辱焉蓋一失身則辱已卽以辱親卽三牲五鼎而身不可封吾親亦無以爲享矣忌日之喪亦終身之

也故卽以明之。

右第七章

言敬之純且久而不忘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盃。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鄉相並去聲。齊平上。二皆終身敬者。惟聖人無時

不與天相質對。故足以饗帝。孝子無時不與親相質對。故足以饗親。其臨尸而不作者。惟能鄉之故也。齊齊專一之意。愉愉和順之意。敬以事言。忠以心言。勿勿志有所在而又不取自必之意。諸猶平也。君與夫人交薦而下從之內外之官備陰陽之交合其敬且忠者皆貴鄉之則欲神之饗神豈有不饗者哉。○按侯伯朝踐君不獻故君制祭夫

人帥奠盎子男夫人并不奠盎至饋食乃獻尸朝踐饋食
薦豆皆在獻尸前惟加豆則醢尸乃薦之故鄭謂此釋祭
也正祭君牽牲親殺釋祭君親牽不殺正祭薦豆在君獻
前釋祭在君獻後但玩文意不應指饋尸或錯舉之耳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
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
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
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
已至必哀如事生敬之至如不欲生哀之至稱諱如臨文
故其祀之忠也如見親飲食有悅豫之色者然惟鄉之故
能饗之也詩小雅宛之篇文王正祭固如見矣明日釋祭
子將旦時思昨日饗我而來今不知何往思之而念起釋
祭庶其復留而亦不俟明且也方正祭時見其欲色方以

爲樂已懼其往而哀。哀樂之情有一念並致者矣。愚聞之
先子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孝子之事生也，養之必樂；已
至必哀。孝子之事死也，皆一念並致者也。○家語與前第六章首節相屬，亦孔子答冉我語。仲尼嘗奉

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趙趙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

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

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

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慤慤

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趙音促，數音朔。容鄭俱作客反。

饋定本作及。夫何家語作必如此，則何慤一作荒，一作恍。惚一作忽。○嘗秋祭名，親猶進也。慤專謹貌。趙趙以數行。

步狹而急也。齊濟衆盛貌。漆漆光顯貌。濟濟則其情疎遠。漆漆則志在自飾。皆非所以交于神明。惟君子助祭于君。當迎尸反入于室而饋。饌大合樂告備于斯時也。薦俎則已薦。體樂則已序。百官從君以事。神者亦已備。乃相向以威儀。故有此容耳。此助祭之容。非孝子之容。且反饋樂成以後之容。非始入廟從君接神之容。不可以彼例此也。儀禮交神所謂如親見之也。○反饋之時主祭入室有事助祭者在庭無事。

右第八章

言敬之至而述二聖以爲極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此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

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

子之志也

此去聲屬音燭。將祭之先事固欲慮一有不

豫則有不及之憂比祭之時物固欲具一不備則有或遺之患然苟非胸無條累其清明之志與神爲通亦不足以治之也宮室修牆屋設謂塔除黜聖百物備有宗器衣裳慮事豫矣其物備矣孝子以其虛中之意奉承酒醴犧牲潔盛而進之洞洞乎敬以遠屬屬乎敬以事其如弗克負荷如將隕越者真其守身之孝所至極而形者歟由是薦俎薦禮與序百官各揚其職其虛中之志愈足論於在廟之人而事尸于室專以其敬德者與神明交而後見楹間神明亦來饗之矣然不敢質言來饗而再言庶武饗之者孝子之心終有所不自必所謂恍惚也蓋承上章而言

孝子之祭也盡其禮而

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遺失焉

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虛中之心一而已由是見其專誠則謂之誠見

其誠實則謂之信見其整肅則謂之敬見其節文則謂之禮而總之一敬也至于進一退皆如親聽命者然則洋洋乎在上在左右更有若使之者所謂如生也如存也雖囑言不過失者過則踰節失則不及皆非天理之自然而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訓其進之也敬以檢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立始入而待事進進而接神薦奉物以獻退一節之

終徹而退則正祭畢也誦身之俯愉色之和欲意之事既固當至而敬實深愛所自形故槩觀之無非敬而細察之則敬又有墮事以將其愛者必如是乃為孝子之祭也固本儼之意下又反言以明之言徒有敬而無深愛之誠則

亦不能以慊悅
交於神明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

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格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

道也

此又以孝子生之敬養者言之見敬皆深愛之形也
溫柔曰和忻喜曰愉委曲曰婉心者氣之主氣動則

先見于面而一身之容體皆應之故有深愛存乎中自有

深愛形于外而如執玉奉盈其敬之至皆愛之至也
嚴威儼格敬未嘗不存而愛則已淺矣○僖魯曰執

玉奉盈以卑承尊之敬嚴威儼格以上臨下之敬也孝子

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

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美之

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

也

三

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懿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陶淵讀通。今如字術通。此乃言孝子之敬。享如生之敬。養也。齊一無所紛非。一無所解。如是則虛中矣。以之慮事。則事可豫以之備物。則物可備。故以治宮室。則宮室修。繕屋設以治百物。則百物具。供禮樂庠宿者。衆賓也。禮先祭宿賓。故謂之賓者。皆由尸告利成。主人立阼階下。尸出而賓皆出也。陶陶和適。親遂遂。疎敬貌。其齊莊皆出于深愛。故其怡祭若迎其來。而色必溫。若猶未來而行。必恐如懼。無以威格。而不及致吾之愛者。然其正祭若接親之笑語。而容必溫。若受親之教戒。而身必誦。如聽親語。而猶未餐者。然其終祭尸已出。而陽厭若懇親。少留而卑聽親。親自留而親懼親將起。而正如親去我。而將弗見。然及祭之後。而陶陶遂遂。若出而猶將復反。明日急爲繹祭也。懿善不違身致慈致愛。有諸內者。形諸外也。耳目不違心。愛見顯聞。形于外。

者本于內也。思慮不違親居，以笑語志，意樂者思之而善存也。結諸心，謂慈善形諸色，謂耳目。術省循，習想懷謂思慮也。目將祭，以及祭後，無不如事生焉。此孝子之志也。所謂能饗親者如此。

右第九章

承孝子饗親而反覆形容之見必如此乃庶幾文王之哀樂乎。孔子之體忠也。以

上並祭義原文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

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

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內軍賓嘉也。他禮猶有因事外至而爲之者，惟祭則因我之休養。

自動于中而爲之心有不誠則祭如不祭矣。此一篇之大旨。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矣。

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

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必受其福，以順召順也。然世所謂福者，祈之神，君子之所謂福者，具之身，祈之神，未可必具之身，乃可必也。內盡於已，由心休而純之外，順于道，由奉體而精之，而後謂之備。而後謂之福也。內盡于已，以心言，外順于道，以事言，而內盡又外順之本也。又推言之，言內盡於已，如事君事親，其本則一。故外順於道，順君順親，與順鬼神者，其道亦同。孝之量甚大，有一事之不順於道，卽於誠身以事親之理有虧，而非徒於親求順求備也。平日順備如此，則於祭之

我豈有不盡者哉誠心之真信心之實忠心之盡敬心之專內盡於已心休也物體樂時四者外順於道皆所以奉之者也不求其爲無求福之心也祭必受福而孝子初無意焉其心可謂純矣

右第十章

言賢者之祭在內盡而外順下五章又申言之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奇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生事盡養沒則無所用其養而孝子之孝無已故爲之祭以追而繼之然於道一有所違則非所以養而亦不足以爲祭故生之養觀其順沒而追養亦必以敬而時者觀其順於道也自生養至沒祭無不竭情盡慎焉孝子之孝可謂能終矣畜猶養也倫事物當然之理各有條理之謂倫隨富

其可之謂時。敬而時如敬以出敬以倫。既內自盡又外求
敬以欽。時不同而其敬又因以微別也。

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
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
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
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
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
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官猶
主也。主人主婦備而後。鼎俎豆蓬備。水草若芹菲。陸產若
麋鹿。昆蟲若蜩范。草木若蘆桂。夫婦親之而後。誠信忠敬
之志盡。志盡然後物盡。盡志
心休也。盡物奉之以禮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

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齊
盛夫人蠶於北郊亦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
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
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純鄭讀緇今如字。純絲
言純一言冕互文也。盡卽忠也。誠信則無不盡之心而忠
忠則專於事神而敬見盡志者不特在祭時也如是則能
追養矣。○陽道文故南郊
東郊異陰質故北郊同

右第十一章

承奉之以物而言其
本于誠信忠敬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中三齊如字餘側皆
反。○先釋齊字之義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

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

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泛言齊之事訖止也。物自外至故曰防欲自內

出故曰訖耳。不聽樂舉一以例其餘。心不苟慮。嚴于中以制外。手足不苟動。制于外以養中。此交敬之功也。無駁雜之累。故精無昏蔽之私。故明。君子無時不敬。豈有徇物縱欲之日哉。所謂物欲亦聲色臭味之不能無者耳。讀者勿以辭害意。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

齊。齊者精明之主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齊之謂齊如字。○專言祭

之齊定謂不妄動定淺而齊深而定亦所以爲齊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官宰宿夫

八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

內然後會於太廟

宿一作風肅。豫戒之使致敬也。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

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

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浼水君執

鸞刀蒞嚙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夫人始入立東房以待事尸人乃就

西房周禮后亞獻后不與則大宗伯攝夫人亦然故此錯

舉之半圭曰璋盞齊必以清酒浼之其水則明水也蓋進

也對執鸞刀割肺橫切之不絕食之俎上尸嚙之降神之

時君初裸則夫人亞裸朝踐君迎牲則夫人薦盞饋熟君

羞肺則夫人薦豆皆內外相成也此一節道之以禮。孔

曰后副褱二下後及魯夫人亦副褱侯伯夫人掄狄子男

屈伏上公有醴賓侯伯止

盞齊此皆錯舉互見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

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
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
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竟境同。皇大也。與天
下樂之者合萬國之
心與竟內樂之者合百姓之懼心。廣侯雖殊其致一也。此
一節安之以樂。○按冕而朱干玉戚以象武王非諸侯敢
用惟魯得用耳。若但冕而總干象
羣后以師畢會則諸侯亦得用之。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
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
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
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
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

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周人尚氣故重禘升歌清

廟詩以明文王之德武宿夜見而總干時所歌以明武王之功故周道以爲重然三重雖足以增君子之志要必有自盡之志立乎其先而後三重乃足以增之不然志輕而三重亦輕矣精明之志心休也三重奉之以禮也。按皇氏述師說武王伐紂夜宿商郊士卒懽樂歌舞達旦其辭卽我武惟揚五句能氏謂亦大武之一章今不可考

右第十二章

承道之以禮安之以樂而言必本於誠信忠敬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祈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

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陽進而羸故以夏爲盛陰退而縮故以秋爲盛爵從天自上而下故爲陽祿從地自下而上故爲陰秋政斷決之政賞以

春夏爲陽罰以秋冬爲陰而就賞分言之又爵服爲陽田

邑爲陰秋冬有賞春夏無刑者陽可過陰不可過也記明禮之舊記發公室出賞賜之物墨刑之小者草艾草也

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

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

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

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

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

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
可得矣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祭事長事鬼神無不
顯而備也發之爲祭祀亦誠信忠敬而志厚矣由是而參
之以時則明于陰陽之理而義章志厚義章則足以交于
神明而祭敬君敬則竟內之民皆化之而可以爲民父母
矣德厚而志章心休也義章而祭敬奉之以禮也使人者
王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歸之雖攝而明其義者固在也下又反言以明之

右第十三章

承參之以時而言必本于誠信忠敬也舊在鼎銘章前李文貞公云當在此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
之倫焉見夫婦之別焉見親疎之殺焉見長幼之序焉見
貴賤之等焉見爵賞之施焉見政事之均焉見上下之際

焉此之謂十倫。

變化推遷曰道。嫌疑必慎曰義。思慮皆順曰倫。內外有辨曰別。遠近有差曰殺。先後

不消曰序。尊卑有分曰等。恩澤所普曰施。多寡適平曰均。情理所接曰際。此總列其目。下文詳言之。鋪筵設

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喪祭

父母異几。入廟乃同一几。祝曰以祀某氏配。以其氣已合也。正祭詔神于室。釋祭乃出于祊。湯三才曰依神同其几。

以無間待之。求神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

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

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辨於以君

迎臣故事。尸以門斷。尸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

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禮曰。君子抱

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五字

曲此父子之倫也

孫可爲王父尸昭穆同子不可爲父尸

禮

其以孫一氣屬也

無孫取于同姓之昭穆遠之猶一氣

屬也父在不爲尸嫌下父拜其子也必以適不敢以

昭穆遠之猶一氣

憑吾親也天子尸以卿諸侯以大夫尚貴也天子不以公

諸侯不以卿爲疑也明嫌之義也大夫尸無爵避君也

人無尸禮不下庶人也

無

尸未成人無威儀可象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韠立

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鉶尸酢夫人執柄夫

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

別也

校豆中央直者鉶豆下明也鄭云執醴之人亦兼執

豆薦豆則此人執鉶以授夫人夫人執校以薦薦

則執足以授夫人夫人執柄以薦此互文也爵如爵形其

尾曰柄夫婦交致爵乃酢於阼於東房別於位也不相襲

則執足以授夫人夫人執柄以薦此互文也爵如爵形其

尾曰柄夫婦交致爵乃酢於阼於東房別於位也不相襲

則執足以授夫人夫人執柄以薦此互文也爵如爵形其

尾曰柄夫婦交致爵乃酢於阼於東房別於位也不相襲

則執足以授夫人夫人執柄以薦此互文也爵如爵形其

尾曰柄夫婦交致爵乃酢於阼於東房別於位也不相襲

則執足以授夫人夫人執柄以薦此互文也爵如爵形其

處別於器也。易辨別於飲也。男女不親。夫祭有昭穆。昭穆

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

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

親疎之敘也。

月祭止及高曾祖祢惟本廟子姓在時祭與大禘禘則太祖子姓咸在昭穆止論始封之

祖故別遠近親疎。按周禮家人辨先域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爲左右葬各以其族據此則周后稷支子之後列

第一行不密支子之後列第二行遠近親疎灼然可見不

然同一世同一行則長幼辨以毛髮猶約略可知遠近親

疎無從別矣。吳紱曰子孫必擇而入大約有爵凡賜爵昭

者多惟五服未盡雖庶人亦入耳。餘詳世子記。

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

謂長幼有序。

賜爵族酬時也。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年齒與其貴賤及賜爵吁而進之昭穆各爲

一列皆長者前少者後賜以爵若酬者然。孔子獻不以昭穆酬乃以昭穆方慈曰授事以爵行於旅酬之前主義也賜爵以齒行於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旅酬之後主恩也

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

等也。孔曰此據上公九獻言之凡祭祿二尸祭之啐之食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飯畢主人酌尸尸皆飲

之是飲五也于是行獻卿之禮獻卿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正九獻畢長賓長兄弟爲

加爵是飲九也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恩按王禮正九獻與公同但獻尸飲五當獻二王後及上公飲七當獻諸

侯之爲賓者飲九獻諸侯末助祭者卿以下未得獻也侯伯新歲饋食各一獻卽酌尸是飲三獻卿子男無朝踐饋

食之禮但酌尸是飲一卽獻卿也同爵中亦長者先飲。按鄭謂給十三獻正降九加爵三并酌子舉奠也知卿未

得獻者周禮管人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賈疏大夫士受退後獻祝佐食天子無獻故二人受餘醴飲之祝佐

食于執事爲最尊尚不得獻知諸臣必不得獻也知諸侯
當得獻者詩臣工箋諸侯助祭畢卽于廟中遣之明日不
從釋祭釋輕也以明日不與
釋之獻酬知今必得一獻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

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

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

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一獻鄭曰醑尸也孔曰卽君獻

卿時釋奠告廟榮君賜也此策命卿大夫常禮若大封賞則特假廟若鄉吏以下於朝不於廟
凡爲俎

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

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

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

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

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凡獻必有俎，俎兩骨。

以並賓俎，設西階上，餘各於其位。方慇曰豆，以肉爲主，豆

偶陰也。俎以骨爲主，俎奇陽也。孔氏曰：「醢噴，貴脾之厚，周

文費肩之顯，前貴於後，據周言之均，謂各得其分而無所

遺也。言其稱事舉其目，功要其成，爲政如肉之均，則善矣。

陳平分肉均而曰：『宰天下亦此意。』

夫祭有畀，燁胞翟闍者，惠下之道也。唯

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

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

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闍者，守門之賤者也。古

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

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

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輝鄭讀輝音運又音曉

明足以見知無不周處無不當也周以墨者守門殷

夫祭

有俊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

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

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謏君與卿四人佞君起大

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

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

餘也

餼儀禮作暮謏音束進鄭讀餼或如字此又因上推言之尸餼鬼神之餘者薦腥肆燭神享之饌乃尸

食之也。饗起也。進徹之。進而饒畢。乃徹簋也。○按士。饗以一大夫四簋。饗以二諸侯六簋。饗以四天子八簋。饗以六留者。爲陽厭。士嗣子及長兄弟二人。饗大夫上佐食。下仿介。賓長二人。饗天子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以次。饗。饗內諸侯世子不饗。避王也。諸侯之大夫適子不饗。避君也。士適子亦饗。卑無嫌也。凡饗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饗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先貴後賤所以明而愈賤則愈衆。則興施惠之象也。施惠廟中有竟內之衆。則政之施于竟內者。就不偏哉。則卽一饗而貴賤之等。見

賓之施政事之均皆可見不止上下之際已也然則祭之無所不統益可知。夫祭有饌二節舊在三重節下按此亦言上下之際宜屬此

右第十四章

承不逆於倫詳言之見祭之義所統者多惟賢者能盡之也。按釋祭之禮此

章及之而文不具略采他書合之儀禮祭之明日王入止于基士視壺濯告具視牲告充視鼎彝告湯詩絲衣篇所云是也王迎牲親牽不親殺后奠齊祝薦毛血于塾之室遂薦熟禮所謂爲祔乎外也尸侑入王降迎設饌于堂王獻尸后亞獻卽薦豆王與后各獻侑尸酢王親餼后致爵于王自酢尸酢后王致爵于后自酢王后獻祝佐食賓獻尸王世子適孫適獻尸賓致爵王及后皆自酢尸作三獻之爵賓受尸爵獻侑尸酢賓賓獻祝佐食王獻賓及公長兄弟獻尸侑王后祝不獻佐食王酬尸后薦羞此酬之始也王命獻爵尸舉酬王酬衆尸乃尊兩壺于階間王命賁賓賓食之此旅酬之始也按觥立司正王命獻爵大

獻長兄弟昭穆世以其長所謂賜爵也兄弟二人舉
牌于尸侑侑不舉尸舉酬王王酬侑侑酬長賓長賓
酬衆賓以次徧王命獻大夫公宥司又獻內賓內兄
弟于房中王賜長兄弟爵長酬衆兄弟以次徧末賓
酬宗人宗人酬公宥司末兄弟酬佐食佐食酬私人
皆以次徧此酬之直行者乃薦庶羞于賓以下至私
人后舉旅于內賓及宗婦以次徧太祖尸發爵行旅
昭穆相酬兄弟子舉酬其長賓舉前奠酬長兄弟
長兄弟酬次賓次賓酬次兄弟以次徧此酬之交行
者王命獻大夫公宥司及私人末賓酬宗人宗人及
佐食相酬徧大夫公宥司及士私人相酬視衆賓長
舉酬于尸太祖尸又發爵尸相酬及侑皆無算賓弟
子兄弟各舉酬于長賓兄弟宗人佐食公有司私人
爵皆無算此酬之錯行者佐食獻尸尸酢佐食佐食
獻祝王降階尸出侑從衆賓從王不送祝
不出門歸賓俎徹作階俎燕于寢以毛

夫祭之爲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爲義今本作爲物非。與

物猶舉事也。順以備無所不順之謂備也。外則順于君長。內則以孝於其親。君子之所以自盡盡其道。然後能祭。而祭之義。端端其義而所以教人尊君。孝親者。卽在乎此。故祭者教之本也。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

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爵祿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讓者禮之實故事天事君事親事長無往非讓也讓德
於天所以事天歸於天子薦於諸侯所以尊君本諸父母
所以孝親存諸長老所以敬長無人不有所當順則無人
不可教以順即如賜爵祿必於太廟受策釋奠於廟及歸
於祭鼎其不敢專不敢有者皆所以示順而為教也

右第十五章

承順于道及無所
不順以通結上文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
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
於其美
莫久於銘此功必以銘而銘必於賢也自名自成其名
臣有功於國足以自成其名而君錫之銘必推其本於先

祖若作召公考之類蓋孝子孝孫之心莫不欲顯其祖父故君亦順其心而稱揚之也非其賢足以自名而能然乎

銘者論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

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論說謂銘也在心爲德在事爲

善王功曰功功盛曰烈國功曰勲事功曰勞史記用力曰功以德曰勲以言曰勞慶賞受於君聲名著於家酌取以注此也比合也銘之體先稱祖父之美而已之功次其下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

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

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

而勿伐可謂恭矣

顯揚先祖則上得自成其名則下得上得故觀者美其所稱下得故觀者美其所稱

所爲而爲之正非易也知不足以見理之宜仁不足以與國爲體知不足以當幾而立斷則不能有功於國而自處其名故有此銘者惟賢者能之也乃賢在其子孫而故衛

太諸祖父而身比其下其讓善者可不謂恭矣乎故衛

孔惺之四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

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官于宗周奔

走無射啓佑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襲

舊習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

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惺拜稽首曰對揚以

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此衛孔惺之四銘也慶卿通○孔惺孔氏

姑姓衛大夫公莊公廟諡也假至也太廟度叔廟惺莊公
姊子而制叔舅異姓臣之通稱也莊叔惺七世祖孔惺

公莊公七世祖鄭爲晉文公所伐出奔于楚又爲所執
于京師射厭啓開佑助也獻公成公會孫衍爲孫林父
殖所逐後得反國亦其餘功啓佑之成叔莊叔孫烝
叔懷父罔與舊者欲應氏謂其先世皆以忠君愛國爲
欲而文叔復興起之作率倡導之也成公獻公之復國
非莊叔之功莊公德懼之立已故以先世之失國而後
賴其祖而懷能繼之也對答揚稱勤篤厚也宗廟之器曰
彝器懷欲勒此命于烝嘗之常謂記者舉此見銘之式因
惛立莊公而子銘及莊叔成叔文叔所謂顯揚先祖也其
乃祖服所謂身比焉也銘之體如此○按左傳哀公十五
年冬蒯聵得國明年六月逐懷是甫命卽逐
之也蒯聵君臣皆無足取此但取其銘耳古之君子論

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
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
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

所恥也。

孝子孝孫之心莫不欲顯揚先祖之英然必有其實而不誣不然無美而稱與有善而弗知弗傳均

恥也若慳之銘豈不誣也哉此乃正言銘之義。不明不仁不足以自成其名亦不能以顯揚其親故惟賢者能之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

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厲

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而又以重其國也。

言成王又言康王明周人世世重公亦未嘗所賜者由何王也升歌下管舞世

子記朱干赤盾玉戚以玉飾斧柄象武王之左仗黃鉞死諸侯賜皆稱用時王之樂凡象太公周召者皆舞之方伯

連帥加賜亦足而總于象羣后之以師畢會周公實相武
王伐紂故并賜以朱于玉戚然止舞以六佾下天子也惟
大夏乃得以八佾舞之比于杞也康安也纂繼也記者言
必如周公之功乃受重賜而無愧而子孫纂之笑而稱
而傳皆不誣也○王荊公言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爲之功
故可用人臣不可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
居周公之位行周公之事周公亦盡其責爲之職耳豈得
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愚按天爲民
而立之君君爲民而求助於臣君之禮臣臣之忠君皆奉
天也舜禹伊周皆千古臣道之極所謂有君民之大體有
事君之小心者也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直舉天下昇之矣
商周於伊周祭以殊禮豈遂爲過哉伊尹堯于沃丁之
年商常祀以天子之禮矣成王亦猶行古之道也其用天
子禮報其安天下之民也非以其能擁立已也故就周公
言必不可而就成王言又未嘗不可况所賜者大夏夏樂
白牡殷牲于杞宋耳若大武周樂未嘗八佾大禘不
迫自出皆降于天子其爲禮亦節矣而
樂以爲成王伯禽罪何哉餘亦明堂位

右第十六章
謂銘之義因前
諸父母而言○以上祭統原文
禮一節祭義一節曰祭統有
明祭之大於義無所不統也

禮記卷八之二

終

禮記卷八之三

任啓運章句

明堂位

孔本第十四篇本第二十六今定爲第三十

○按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取逸書二節畧加修改見周公有此勲勞宜用天子禮樂爲魯誇張不知何人作也或以爲馬融增入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則劉向前已有必魯陋儒爲之荀氏以爲當削但四代之禮樂服物官器畧見斯篇考古者亦不忍廢而爲以爲魯之所恃魯所未備亦可卽此以覈其實亦不當加先儒槩以附會失人也今以祭統篇末及周公故卽次其後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

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逸周書首句無周公字有大字南向而立下有公率卿士侍于左右句告至一作告王

明堂在國之陽近郊三十里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其制自質而文紀瞻曰明堂以順天時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選造士故取其宗祀則曰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廟又曰大室取其前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園水則曰辟雍蓋古規制太學與明堂畧同天子巡守至四

岳之明堂諸侯衆類至國南之明堂天子皆率諸侯行宗
祀大射視學養老諸禮故制相似而名亦因事而異也
依諸齊文爲展設天子背之後三公太公爲太師畢公爲
太傅召公爲太保也四面有門應門又在南門內九采卽
周禮采服四寒則荒服也世告至見以新君易世而來所
謂荒服終王也○按明堂之制上闕下方基高三丈爲五
門四達九階西階上○按明堂之制上闕下方基高三丈爲五
大戴曰九室明堂月令曰九室十二室鄭更之曰九室十
二室月令曰四戶八牖大戴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呂氏春
秋五太廟四方今四右个蔡邕曰二十八柱淳于登曰水
木交于東北木火交于東南火上交于中央土金交于西
南金水交于西北愚合推之黃帝曰合宮則知其址必合
爲一也殷人曰重屋則知其蓋必分二重也呂氏春秋中
曰太廟大室如中室卽太廟也四方有大廟有左右个則
知每方二室不名廟也大約以三百步之地縱廣界爲二
十五區則下方矣四門四區不爲室則蓋周之而上闕矣
中一區爲太廟太室其四區爲太廟之庭其上蓋
特高于四廟八室之蓋則望之爲重屋而四周之庭得以
禮已明堂位

受日之明而戶牖皆得其用外周每面三區分言之則正
四區南曰明堂太廟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北曰太室合中
太廟爲五廟以祀五帝也四隅八區爲左个右个合之太
廟爲九室四仲居太室孟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泄政必于太廟之堂就月數之即十二堂就太室
數之則四戶八牖四達四阿就外八室數之則二十八柱
合九室數之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而五行之交用事其義亦明矣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
以裂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
公相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一本無下相字
以供薦羞無道極矣舉一邪以例紂之當伐實非因此事
而伐也竹書元年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七年周
公復政于王王如東都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凡冢
宰攝政皆三年公以成王幼弱故開六年將言成王賜書

重禮而先明公之功夫如此。按書洛誥戊辰十有二月
惟七年先日次月次年是例序法蔡謂公留洛七年而亮
非也成王十年公歸于豐二十二年公薨于豐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

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方七百里言得方百里者七非纔廣皆七百里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此統山川附庸言之孟子言爲方百里則專指土田耳千乘大國之兵賦也是以魯君孟春乘

人路救孤羈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

天子之禮也

孟春夏正建寅其郊所穀之祭也周郊以周正孟春禘之故言孟春陳謂周正建子之月

非也春秋書郊無在子月者孤弓也言戴孤羈旂并兼郊禘之祭矣族旗之垂者子男五侯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其旂皆畫升降二龍天子加日月曰太常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新穀故配后稷與南郊配祖之義不同亦神之

故舉之詩言莊公之于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
借明自僖公始矣上言祀公以天子禮樂如於祀公何與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

鼎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簋爵用玉琖

仍雕加以饗散璧角俎用琰巖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褱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

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

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

豆盥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

刑而天下大服季夏六月夏正建未之月周禘以周正六月魯以夏正六月避天子也禘之故言不

月周正已爲秋故詩曰秋而戴胄祭統言大嘗禘以禘
言灌獻樂器與天子諸禮同也白牡殷牲也詩白牡騂剛
朱子言周公不王禮不敢與文武同故用白牡魯公以下
無所嫌故用騂剛儀尊阮謀曰尊爲牛形按南史盜發齊
景公墓得二犧尊分其首以受酒合之爲全牛則阮說信
也蓋崇義云書牛尊腹先鄭云飾以翠羽後鄭讀莎畫爲
鳳羽狀莎莎然皆非象尊尊爲象形先鄭云象鳳鳳形後
鄭云象骨飾亦非也山尊肅云刻爲山而畫之受五斗
也周禮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祫禘朝踐用大尊
饋食用山尊諸臣之酌乃以鬯魯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太
圭爲瓊之柄持釐爾圭瓊諸侯賜皆得用之周禮給諸
用虎彝尊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彝亦下天子也玉
豆以玉飾豆殷制也簠邊也雕之未加漆飾虞制也仍
也玉琖夏制因之而加雕刻猶異于周之玉爵也璧角
散以璧飾角散之曰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散
以璧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以璧散亦下
子也琖組虞制阮云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
已明堂位

瑒云有四足而直諸臣畫雲氣天子漆飾之嚴俎夏制加
虞加腳中問橫木周公不用房俎亦以有王禮避周也
公以下則大房矣舞而冕弁異各因樂之制也周禮夷樂
西曰侏儒北曰禁東南與此同班固云東曰離持牙舞助
時生南曰任持羽舞助時養西曰禁持戟舞助時殺北曰
禁持于舞助時藏疑班名誤天子備四夷之樂魯牛之以
周公平東夷故亦下天子也大服人服周公之功不以其
禮爲過也○萬斯大曰言以禘祀周公不言追所自出公
羊傳文公二年大祀于太廟言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
廟之主皆合食于太廟是下及羣廟與天子同不追所自
出與天子異愚按詩惟言周公皇祖不言文王則魯不追
自出明矣趙匡言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妄
矣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
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剝楹達鄉反坫出

崇圻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省鄭讀彌陳如字○內祭不惟禘也而有夏酌秋

嘗冬烝牙祭不惟郊也而春社以祈秋省冬蜡以報皆用天子禮極修其盛也魯東諸侯當春朝故春不酌于夏行之春祈社遂省排秋報社遂省斂此互文也冬乃蜡而言遂者省然後知豐殺而蜡之通不通因之也天子大廟于明堂諸侯相朝于廟天子布大政于明堂諸侯布大政于廟故曰太廟天子明堂天子五門路應雉庫卑自內通外魯無卑應而庫雉如其制亦侈其盛也祓廟上為重屋重檐檐下有板館避風雨之西壁也刮楹野櫨使滑若天子又加密石也兩階間謂之鄉達鄉天子廟道高三昭三穆之中諸侯在二昭二穆之西尊周公故亦直達如天子也

圻築土為之反爵之站高尺二寸上加木站高八寸足二寸漆赤中尊在站北反爵則自內而出康圭之站高二尺二寸或曰三尺高于反爵之站上亦加藻率以承圭康圭也

以安圭不使傾墜也疏屏鄭云今之桴思刻雲氣蟲獸使文理疏通孔云其上亦為小屋故漢東闕桴思災以上言成王報功之賜其重如此○按魯禮之祭先儒皆以為

豐己明堂位

卷八之三

五

成王所賜伯禽所受然竹書平王四十二年記魯惠公使
宰讓如周請郊廟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呂覽言惠公
怒執王使若成王賜則魯久用之矣何煩請乎愚細覈之
有成王所賜者有魯人自僭者不可不辨也周郊以子月
祈穀以寅月魯言啓蟄而郊是魯有祈穀初無南北郊此
篇明言命世世祀公以天子禮樂郊不祀公與公何與而
賜之況詩明言莊公之子未嘗言乃命魯公龍旂承祀也
惠公之請平王尚不與曾成王而賜之乎又考春秋魯郊
多以卯月不以寅而以卯蓋即祈穀猶避天子也惟宣公
子子月卜郊成定哀皆于子月卜郊然皆以牛傷不郊終
魯之世未嘗于子月一郊也天子之諦追所自出諸侯之
給不追自出此言以諦禮祀公不言諦文王于周公廟時
頌亦未言祭及文王是但賜以諦禮祀周公未嘗許追文
王爲自出并未許以諦禮給伯禽以下也且其所賜者祭
統言八佾以舞大夏是夏天子樂諱言白牡是殷天子禮
特比于二王後耳并未嘗賜以周天子禮樂也其餘器物
若饔之玉豆夏之玉琖歲俎虞之雕篋俎皆先朝所遺
若犧象山鼎璧角璧散視周王禮皆降一等至闕泰祭無

本應二門應侯制年鳥昭所謂王禮乎若夫制度之權則
築茅闕門見于竹書湯公因周路象魏而作新廟奕奕以
于詩立煬宮立武宮新作南門丹楹刻桷見于春秋皆惠
信以下爲之故子家駒言設兩觀乘大格舞大武久僂天
子也安得以是爲成王伯禽罪乎自鄭氏于周禮無考者
悉以春秋魯禮實之曰魯王禮也趙匡釋詩曰周禘所自
出當祭帝魯禘必以文王爲所自出也鄭推魯禮上之
周趙按周禮下之魯紛紛臆說而成王伯禽遂爲敗法亂
紀之首矣論禮者
平心細觀之可乎

右第一章

極言周公功之大而成王報禮之隆

驚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

路周路也

路略通。鈴在轡曰驚車。車以驚爲馳驅之節也。鉤車車有關曲者。大路木路。乘路金路。周

金路以賜

有虞氏之旒。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同姓也。

明堂位

綏鄭讀綏。此皆建之車上者。交龍爲旒。虞旂已文。夏天加以垂下之綏。彌文矣。殷白周赤。各隨所尚之色。而旒綏同然。則虞青夏黑。數鄭謂綏以牛尾注旒竿之首。虞惟綏夏乃有旒。當作虞綏夏旒。未知所據。夏后氏

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蒼鬣。

此馬亦駕路車者皆因前大路

而言。白馬黑鬣曰駱。陸佃曰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蒼鼠赤鼠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

牡。周騂剛。

此因前牲用白牡而言剛壯也。陽剛陰柔故謂牲之牡者爲剛。

有虞氏祭首夏

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此下皆因前所用器物而言祭。首尚陽也。心火肝木肺金。三代

各食其

所勝也。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漸致其味也。孔氏曰尊以平酒。澄

酒在下。是周亦尚明水而不尚酒。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著直畧切。有虞上陶泰瓦尊者無足而底著于地也。

爵夏

后氏以琖殷以尊周以爵

爵小鳥其啄屢顧首其灌尊夏形欲飲者知所顧忌也

后氏以雞夷殷以尊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

疏勺周以蒲勺

夷彝通。灌尊鬱鬯之尊雞彝刻雞形于彝上或曰以木爲雞形曰彝者言爲宗廟

之法物也勺受酒處此謂勺與柄相屬處周以圭爲柄黃

金爲勺清金爲外而朱其中其與相屬處夏刻爲龍形殷

刻之使文理疏達皇云周刻爲鳧首其口微開似蒲之本合而未分也俎有虞氏以梲夏后

氏以嶽殷以俎周以房俎俎枳也其木多曲俎足間橫距似之堂有東西房足下有跗似

之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獻讀莎。楬無飾貌夏但木爲之而已獻鄭讀

疏謂刻之疏達陳讀莎謂刻鳳羽狀莎莎然或曰獻文貌未詳孰是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

之四璊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見內則瑚璉簋皆瓦爲之而飾以玉瑚制圓璉制

方簋外圓內方。簋外方內圓兩四。夏后氏之龍簋。簋殷之

崇牙。周之璧琫。

檀木曰簋。上橫曰箕。以懸樂器者。夏但刻以龍。殷又箕。上施大版。刻如錡牙而飾以

采色。周又箕。上畫爲雲。戴之以璧。又于箕兩旁懸以采羽。一物而通飾如此。

夏后氏之鼓足。殷

楹鼓。周縣鼓。

足四足也。殷貫之以柞。周懸之于箕。簋。

土鼓。賁桴。韋籥。伊耆氏

之樂也。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

也。

土鼓始築地以爲鼓節。和孔漸築土爲鼓。而以由擊之。

拊。後燒土爲簋。蒙之以革。而束蒯以擊之。周禮籥章

率擊土鼓。是謂拊搏。革爲小鼓。實之以楛。指。執擊鼓也。餘詳月令。陳祥道曰。以大瑟配大琴。小瑟配中琴。然後大

不鼓。小

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編鐘有十二以應十二律。上七

爲七節。下五爲五清。鐘雖千諧。故曰和鐘。磬雖千辨。故曰離磬。笙以象物生簧。以象中德。垂舜臣名。叔皇云。堯臣無

荀氏女媧古帝名始爲媒妁後祀爲崇陽真降大璜封父
先媒故稱女媧此皆樂器之最善者

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越棘通。崇實

大璜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以賜于天魯公之廟

子故特謂之大胡安國云大弓武王之戎弓

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魯公伯禽也武公周公九

廟文武世世祀之故謂之世室魯以二公擬之。按諸侯

五廟祫二祫然封魯以爲周公而周公實未嘗祫魯公

始封之君則不毀宜也武公何足匹之米廩有虞氏之

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頻官周學也未廣春

原藏宗廟之案盛本非學欲誘之以米有養義故比諸

庠序諸侯惟得一學賜則立二學三學周比魯于二王

有虞氏服敎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敎釋也

殷學焉維律爲之

夏盡以山殷加火周又加龍制綱文矣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

周三百

事漸繁故官漸廣。按魯止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其太宰司寇宗伯則在下大夫中仍侯制耳通

國計之官或有三百非周官之三百皆其長不兼其屬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綱練

殷之崇牙周之璧鬯

此喪車所載之旂也詳禮弓及王制

凡四代之服器官

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

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

天下資禮樂焉

總結上文。朱子曰羽父弑隱公慶父弑二君則君臣相弑矣躋僖公禮之變欲焚

巫庭刑之變初稅畝法之變政逮大夫政之變鬯而刑俗

之變謂未嘗相變則誣也愚按朱子所論誠然然魯畢竟

好似他國孔子謂魯一變至道齊仲孫謂魯秉周禮晉韓

起謂周禮盡在魯以魯之削弱而綿綿延延歷七國之變

而後亡亦惟禮樂之故也夫以魯膺天子三家僭諸侯矣
禮樂之本而猶足保其國如此况以仁人行禮樂如孔子
所云一變至道其效更當何如哉

右第二章

并舉魯所有及所
參用者極諱其盛

禮記

卷八之三

木

禮記卷八之三終

禮記卷八之四

任啓運章句

曾子問

孔本第七茵木第十五今定爲三十一。前城曰此篇通論冠昏喪祭朝會所遭之變吉

凶雜出擬議無從曾子圖其變而預爲籌夫子因其問而豫爲處易曰至賁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斯之謂敏曾子所問或事之所有或事之所不必有但考求既備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之所有或禮未之有而可以義起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愚謂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篇便見曾子精察處惟能精察方致力行故王伯厚曰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

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冠子據父而言冠者賓及贊者也內喪門內之喪醴酒之淡泊近古

者三加醢畢設醴以禮新冠之人用醴尊古也饌始加再加薦脯醢三加有乾肉折俎也唯三年之喪可以喪而冠故曾子問齊衰大功之喪而孔子告以內外之不同也冠必于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廢冠禮不行至成服時即因喪而冠爲冠者已揖讓入門其廢重喪也除喪不復冠冠已行之始也若門外之喪則吉凶不同處故可以冠但有冠醢無冠醴因喪爲之殺也三加畢即徹饌埽地爲位而哭必埽吉凶不相因也若賓贊未至則廢俟喪畢而冠爲冠禮并未嘗始之也禮先設醴饌然後迎賓。孔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故可因喪而冠按子可不醴賓贊不如將冠子而未可不禮當一獻賓即辭以束帛儻皮歸之

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

服于斯乎有冠醺無冠醺

冕服諸侯服皮弁大夫服夏綬三加三醺周三加始醺上言者

衰大功因喪而冠除喪不改冠矣曾子又問未及期日亦如此乎孔子言諸侯大夫未冠而居父喪喪畢必行冠禮惟喪畢以未及冠年以童子服朝聘于天子天子賜之冕服弁服則歸設奠以告廟而有冠醺無冠醺遂服所賜之冕弁以尊王命故不改冠耳豈有未及期日因喪而冠不改冠者乎有冠醺無冠醺者醺以明成人醺則父之所以重適于此受之王不受之父也。按內則言年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年無定也夏小正冠用二月而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月無定也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即當二十亦可俟除喪而冠惟年十六以外當父母喪不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故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也葬功之親同宮而適當期日乃因喪而冠耳因者從便之辭以者特用之謂觀武王既葬周公乃冠成王于廟是未十六天子父喪尚不以喪冠况齊功乎蓋以喪冠惟三年可葬功不可也因喪而冠齊功內喪冠者已入門則可未及期日

不可也此則字下有闕文當作則除喪而冠惟父母之喪
可因喪服而冠曾子曰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且言
可亦僅可之詞非謂必如此蓋冠嘉禮與凶喪異道且冠
禮以示成人禮亦不可略也孔氏曰假如正月遭喪二月
不可因喪而冠其服喪猶用童子禮必除喪乃冠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

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上言諸侯大夫此復通上下言之父喪未

及期日猶除喪改冠則齊衰以下更可知矣儀禮饗冠者
以一獻之禮賓酢主酬卽燕主酬賓束帛儼皮贊者皆與
儀禮孤子冠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
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孔云皇言諸父迎賓非也
愚謂適則自爲主非適則諸父兄主之

右第一章

冠禮之變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
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
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
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
壻弗取句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吉且親迎

之期父喪稱父名以平無則稱伯叔父母喪稱母氏無則稱世叔母禮各以其敵且別男女之禮也必致命者前請期自男不可不往謝之也必俟葬者先哀方重未及念死也然亦必吉期在葬後耳若期近亦當早謝之上某父各稱伯叔父亦言兄弟某之子繫父以名也兄弟昏姻之稱不稱夫婦方辭之嫌也許諾而弗敢嫁順子之孝心也免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女氏使人請前請之自我故今請之自我也取親迎也弗取謂不親迎禮親迎之日父應子而

命之曰往迎爾相。今思前親迎之日，雖定于父而未獲受。茲命猶有餘痛焉。故遣迎而不親至。歸三月祭于禴，壻乃見。女父母禮所謂若不親迎者也。羅欽順曰：餘哀未忘，不忍遽行嘉禮。未遽許諾，所謂禮辭也。女氏再請壻曰：有先人之好，在又重之以嘉命，敢不敬從。而後嫁之。禮所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此不言再請，文略耳。亦如之許諾而弗敢取。至女免喪，乃使復請期也。徐師曾曰：舊說以而後嫁爲別嫁。他族竊以父母喪而不嫁，不取孝也。除喪而嫁，取禮也。凡自議昏至請期，夫婦之義久定矣。壻免喪而別取，非義也。女別嫁，非貞也。若曰恐失時，則三年不既失時乎？愚謂此但以使使致命，與使人請對女氏許諾與壻弗取對而弗敢嫁與而後嫁之對，文法整耳。並無別嫁字。何得証禮乎？不言再請，女恐事之遠，一請卽諾之也。

右第二章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

改服布深衣緇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皆緇納聞喪則改
服白布深衣以生白絹八寸束髮而趨喪也女反其服亦
然○鄭氏曰女反奔父母喪服其孔氏曰女子在室爲父
三年今既在塗則非在室也故服其或曰女之降其父母
爲受重于夫家也今方在塗而反未受夫家之重加之何
其遽降之也愚按女子既嫁從夫爲父母其不二天也既
嫁而出復爲父母三年義絕于夫則復降于親也在塗而
反卽爲父母其夫行女從義屬于夫則不得復降于親也
或女篤于親者旣葬女之伯叔父使人致命請終三年皆
之父母許則三年可也不許則葬而釋服越十有五月而
歸耶齊曰女已在塗聞喪尙反今乃有停喪如婿親迎女
嫁取或因送葬昇歸者此何禮哉此何心哉如婿親迎女
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
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

鄭大夫親迎于
見于婦士爵升

平端改服亦漢衣也齊衰以下稍輕故在塗不變服。孔氏曰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在塗聞齊衰大功喪則廢若婦緦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皇侃曰聞女家齊衰大功喪女不反愚按亦昏禮畢女改服哭緦弔之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昏禮鄭氏謂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言祭重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功之喪親廟與舅姑孰重除喪不復昏禮將苟合已乎終廢舅姑與廟之見乎愚謂黃說非也禮正齊衰祖父母也父所服三年者也旁齊衰世叔父母也大功從父昆弟也皆父所服齊衰者者也烏有父方葬灑哭踊而子可以嘉禮見者乎同官臣妾之喪葬而后祭祭且不行尚何廟見之有乎且所謂不復者入室不復行同牢禮見舅姑不行饋食禮舅姑亦不行饗婦禮也非苟合終不見舅姑也先子云親迎未至父在而母死則廢昏禮哭尸帷堂坐不俟牀除服三年心喪畢父命之壻執幣見明日風興見于舅遂奠茶于鼓見

諸尊長廟見如常禮母在而父死則廢三年喪畢既時祭
卜吉告于禰廟入告于母母諾之壻執幣見勝御在席如
昏禮夙興見于姑從廟祭如常禮齊衰祖父可以上父喪
畢父命禮亦如之同居諸父以下喪畢父命禮亦如之不
同居父未變服昏禮畢乃哭可也小功以下昏禮畢乃哭
可也改服浹衣見舅姑并相弔哭改服成踊如喪禮不同
宮昏畢往如奔喪禮皆俟喪畢從于廟祭于禮其庶乎朱
子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開元禮壻
除喪後束帶相見不復行初昏禮大功之喪既虞卒哭壻入束帶相見

右第三章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

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既定夫婦之名故齊衰而弔以未有夫婦之恩故既葬

而除鄭云女斬衰而弔恩按昏禮納徵始定夫婦之約則未納徵不弔無服可也既納徵則壻齊衰而弔反即除之

可也。既請期，則禰親矣。故既葬而除，然其弔也亦必。父命之，乃親往，其服也亦必于女家之外次。若女在家，則一聽于父可耳。朱氏軾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况于女子。斬衰親弔，此古禮之迂而無當者。按此鄭氏互推之，而知其然。本文不言斬，不言親也。坊記言親迎，女之父母承子以授壻。儀禮言親迎，父親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嗣。則未親迎，不特未親受之女之父母，并未受父親迎之命也。且女三月未廟見，猶曰未成婦。烏有甫請期而男親哭于女親，哭男若成婦者乎？則必使人弔而稱父也。然明備于女未嫁，而守節者，片為專以身許人，則又不然。男未娶，女未嫁，總聽命于父耳。前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非父命，乎則改許他族，亦父有二命。女固守初命，不從後命耳。不得目之為專也。大約聖人制禮為可通也，為可久也。男可再取，女無再嫁，非寬于男，刻于女。男取以奉父母，承宗嗣，必不可缺。女則從一而終耳。故惟父所命者，禮之通固守。初命者，女之貞微。其侯于周服，夷齊抗節西山，亦各行其志也。故論理當放平者，禮須參互觀。男女有吉日死尚相為齊，則知無使人請而男別取女別嫁之理。既嫁未廟見。

劉曰未成婦則知無無父命而親相弔哭成服之禮亦無
昏禮不復初爲不見舅姑不廟見終身不成婦之禮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耐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也廟謂舅之廟昏禮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醴婦則成婦矣

如此未三月而死則舅可以主其耐而告于祖姑今不

耐未從於時祭并未嘗見舅姑政未成婦皇姑祖姑也夫

爲妻齊衰削杖疏履居衰次今以未廟見故但爲之齊衰

不備禮也口按古者族葬之法以左右爲昭穆葬必以昭

穆與祖廟之法同生未廟見則死不得耐廟故亦不得耐

葬而歸葬女氏之黨也今族葬之法不行則夫卜地葬之
其可孔氏曰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以非在家且壻服齊
衰非無主也

右第四章

以上昏
禮之變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殯鄭讀賓。今如字。虞一作奠。竝有喪，父母也。輕謂母重謂父。皇侃曰：葬奪情之事，故先輕。奠奉養之事，故先重。禮將葬有啓殯奠朝廟奠祖奠遣奠次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概至此。孝子悲哀，必暫停。今以父喪在殯，啓母殯，卽行而哀次亦不止。葬母畢，乃設啓殯之奠而告于父之殯，遂修葬事。此所謂葬先輕奠先重也。卽葬日必虞而母亦不虞，必待虞父乃虞母。亦奠先重也。孔謂先葬母故啓殯諸奠止奠母不奠父，似與本文不合。又云待父虞謝畢乃爲母虞，耐疑喪祭男女異尸，必異祭，但同日行之似無害。○崇精問：母葬亦朝廟乎？焦氏曰：周禮內監主后之喪，朝廟則雖是母喪亦朝廟也。張子曰：先葬者不復上待後葬者相去日近也。

右第五章

曾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

子孫行事。

白虎通義引此未殯作既斂歸殯下有哭而二字。殷事，月朔、月半及薦新之奠也。歸家殯親

而後反於君所，襲斂之事。附于親身，一有不至，悔之無及。故雖君不考，親喪也。殷奠，則歸供君食者。臣多親則子而己亦重親也。朝夕，恆于君所親之朝夕奠，亦使人攝之，致恆敬于君也。○盧氏植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君若臨君殯而親歿，則歸哭。父母即來殯，君殯訖，乃歸殯。父母恩按同日殯，先之君所，不得事畢。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

所朝夕否

君既殯則君之大事略定而親歿則親之喪事方始故恆居于家哀一于親惟以殷事之往見

尊君之意也大夫曰妻卿妾曰內子此亦互文也婦爲夫之君如爲舅姑舉此見禮悉同于夫也

曾子問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

送君

歸哭猶服君之服送君卽歸孔云不待君之虞祭親喪方急也愚謂大夫四日大斂既殯而君虞卒哭猶

當往餘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否

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遂遂送君也封

曾子問曰父母之

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遂

遂視也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敢以私喪服至尊也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亦奔喪○按君之服可以服親視之服不敢以服君尊君也君未殯而歸殯親既殯而常居于家蓋君之斂殯子主之而臣特助之且君之臣衆

一臣不在無缺禮而親所賴者惟子子不在則海莫及也故必親之以重親也于此見聖人制禮尊尊而親親仁之至義之盡陳皓謂君親一也當互推之以盡其義恐未必然

右第六章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公故親喪為私凡前喪未畢而遭後喪其輕重相等則服後喪之服至前喪當除之日必為設除喪之祭以除之而後仍服後喪之服曾子以君親服同故以除親喪為問孔子言有君服于身則親喪即以君服服之不為親制服統于尊也况制服為始為重除服為末為輕始之重者且不為况末之輕者乎必君喪服除乃為親補行二祥之祭耳

禮記
卷之四
虞氏曰今月除君喪明月爲親小祥又明月大祥若小祥
在君薨前但大祥耳○孔曰此爲適子主祭祀者若庶子
爲大夫士雖不得除服而其家會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
適子已行二祥庶子無追祭也
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
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會子又問君親一也
過時弗除可乎孔子言君親並重而仕則先公後私親統
于尊過時弗舉祥祭禮也是非弗能舉祥祭以除而勿除
者患其過于先王之禮故不敢耳寧過祥之時不祭必待
君喪除而補祭也孔謂上節言適子此節言庶子庶子除
服後無殷祭故孔子以時祭明之若春有故不祭則夏不
補春祭今適子之補祥祭乃存親非感時也按本文無庶
子字且下過時亦不見
爲四時之祭故不從

右第七章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無使之卽行無敢辭避也子夏問此固先王所制之禮抑初非禮而有司過遺之歟孔子言臣居喪必還其事于君必無金革無避之事致事必俟殯葬始非哀思未念及此也君命不及其不奪人親者君之仁君命卽及而子必辭其不奪親者子之孝也○按君子臣喪弔之賻之豈有知而復使以事者然而臣必致其事爲恭也子夏曰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老聃周柱下史孔子嘗從問禮伏生曰成王四年封伯禽于魯書序伯禽宅曲阜魯徐戎淮夷並興東郊不闢孔安國

曰伯禽卒哭卽往征之時居母喪也蓋是時三監徐奄皆叛王室幾危周公伐奄三年乃滅奄而封伯禽伯禽此舉爲君也爲父也非爲爭利也吾弗知也者甚絕之之辭

右第八章

篇記曾子所問而子夏所問亦相類故以所聞非記之後子游問放此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

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三曰羣衆曰旅

羣立旅行與人和適忘己哀矣練且如此前更可知情實也弔人而哀在人則己之喪服爲虛哀在親而哭在人是又於弔之事爲虛也

右第九章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

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
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
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
之。饋奠喪之殷，奠始死猶用餘閒爲奠，大斂乃特殺牲而
熟之以奠，不用朝踐猶以人道待之也。禮盛故執事者
多，朋友皆與。此時喪主不親奠，哀速未能行禮，故立奠者
一人與羣執事。若大斂，主人先拜賓執事于階下，然後行
奠禮。諸執事各以賜俎脯醢次第升進，而奠者乃執酒醑
升奠而出。曾子曰：「已服重者，自不可與人之喪。奠大功稍
輕，宜若可與，故問之。」而孔子以所爲服者之饋奠告曾子。
不達，疑斬衰以下已服甚重，何以得爲人，不輕已服而重
爲人乎。孔子言我非爲人之謂，謂己之饋奠也。天子諸侯
之喪，羣臣皆服斬，大夫不用。家臣用兄弟之齊衰者，避君
也。士不用兄弟之齊衰，用朋友之緦，不足則取于兄弟之
大功以下，又不足乃反取大功，終不用齊衰。避大夫也。如

此則知大功止可爲所服者。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奠而不可與他人之饋奠矣。

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

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

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

下者。祭謂喪祭。若虞卒哭之祭也。不斬衰者，謂陪臣。曾子疑小功又輕于大功。喪祭稍吉于饋奠，或可與否而

孔子仍以所爲服者之喪祭告之。蓋小功止可爲所服者祭，則亦不得與他人之祭矣。○按以吉祭對喪言，則饋奠

亦可言喪祭。就喪分之，則殯止可謂之奠。虞卒哭乃可謂之祭也。毛奇齡曰：虞祭尸入前，全聽之賓。尸入後，主人酬

尸主婦薦兩盞，栗此親執事之漸。何陋？栗曰：謂則曾子

自主之故。虞卒哭之祭，其所取大約與饋奠同。

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

於人。曾子因士則朋友。奠疑有識亦近於朋友。小功服。何況小功可助他人之祭乎。則知凡有喪斷不可與人之祭矣。按熊氏謂同樂總天子諸侯臣妾死于宮中。天子諸侯雖不服而父母虞祔卒哭之祭亦不行。愚謂非也。總之不祭爲吉凶異道耳。虞祔非全吉也。況臣妾至卑。可以三月不虞祔乎。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曾子以已有服。不則已。脫服可與人之喪祭乎。孔子言脫衰與奠亦嫌忘親之太速。惟擯相事或可耳。知脫衰之尙不可。則有服之爲人助祭益不可矣。

右第十章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

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家語昭公作孝公天子下有喪慈母三字當從之。慈母有三妾子之無

母者父命妾之無子母之儀禮齊衰章慈母如母是也若但命養之不命爲母子小功章庶母慈已者是也二者皆有服若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爲子師次爲慈母則此可者與外傳等而無服矣時人厚於慈母榮爲之服故子游疑而問之孔子正告以無服而又言服所由起以明其非禮魯孝公遭邾邾父之變慈母以其子易之告于王

誅顏而立孝公。故公德之而欲喪之。有司以禮諄而公託言古天子喪慈母有練冠以燕居者。遂爲之而實非禮所。有也。昭公年三十喪母齊歸。非幼矣。按鄭註練冠以居。庶子王爲其母孔疏。母當以子貴。以適小君在故。壓屈此大謬也。適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葬此母爲父壓。貴賤一也。士以下妾子爲其母如母。大夫父在爲其母大功。父卒三年。諸侯以上父在無服。卒乃大功。此妾爲嫡壓。加以尊降貴賤異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傳曰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練冠麻衣乃諸侯妾子爲君所壓之降服。卽所謂無服。非國君立而爲生母之服。更非庶子王而爲其生母也。大功章公之庶見弟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壓。不得過大功也。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庶子王亦當用總之正服。而不得以君在尊壓之服服之明矣。公羊傳母以子貴。若成風敬嬴皆禮所不與也。而鄭孔以意附會爲一禮外之禮。何居。唐武氏始請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不命大功。明洪武怒懿文不爲庶母服。詔生母慈母皆斬衰三年。適子爲庶母。葬以一持之。溺

愛亂千古之大經議
禮者所當亟正也

右第十一章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
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
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
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
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
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嘗禘皆
合食於

太廟而昭穆皆太祖子孫則以太祖爲上，南北郊以日月山川從祀而皆天地之大用，則以上帝皇祇爲上，泛陳之以見無二之義一也。師行當載祧主，桓以僖公，小霸欲載其主而五廟無虛主，故作僞主而載以行，反亦納之僖廟而僖有二主矣。鄰國之君弔于大夫，則本國之君爲之主，其子但當哭而不拜。今哀公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是二孤矣。辯論而正之也。鄭云：哀公二年，衛靈公薨，三年季桓子卒，展衛君是出公。然春秋無文。按禮惟適長主喪，諸子不拜賓，送賓。今世衆子皆拜，非禮也。且四三孤也。又按古惟天子諸侯繼世稱孤，春秋大夫繼世稱孤，皆稱孤，皆非禮也。今世非繼世而稱孤，尤非禮也。

右第十二章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塗廵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

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

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

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下殤八歲至十一也土周塋也閭郭外桑麻之地槨木

爲之似牀無足以繩橫直維之史官名名佚衣棺衣而納

之棺卽斂也古者成人葬于墓則棺歛以往下殤葬于園

則但衣尸以槨載之手舁而往至園塋周之坎用瓦棺葬

之以園近故也今葬于墓則亦遠矣豈不可者許之而疑

其詞聖人德盛禮恭不敢專以禮許人也故史佚遂以棺

斂子而後世因之鄭謂周公不許而史佚失其旨則孔子

當曰非禮矣。孔云槨除中央直繩則兩邊悉解而尸落

塋周中又言古下殤不衣不棺是直裸其尸而土親膚也

非恐

右第十三章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葬孔子

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止

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

止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過

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

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

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

其常禮不否通巷黨猶閭里右西也凡吉事尚左凶事尚

右行喪凶故止道右使行人由左也孔謂葬于國北道右

路之東振止不行故從吉禮與行者交相左恐未然變禮
舍之淺深遲速無定反謂復常舍止也諸侯載主而行故
舍則有食大夫無食也食甚則見星病也
病也店惠病于以罪與憂待其親也

右第十四章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雜記文同今刪。上疑有曾子問曰卿大夫出遇君之尸
如之何向而今逸也弁冕卿大夫助祭于君及自祭之上
服蓋入廟則象神故以先祖遺衣服投尸于冰此未入廟
故但服助祭于君之上服孔謂人君禮備故尸服助祭之
上服卿大夫屈于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是也鄭謂
君尸服弁以君先世或有為大夫士者恐未然卿大夫下
而尸式非敎也有前驅使人避之君尸尊也。按古內外
祭皆有尸王入唐郊丹朱為尸周公祀泰山召公為尸晉
郊董伯為尸齊嘗麻嬰為尸內祀服道衣服曾子問曰卿
大夫出遇君之尸如之何向而今逸也

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雜記文同館作官今刪○凡祭前十日戒尸三日卜尸

吉遂宿尸受宿受君之宿也出舍吉凶不可同處也待爲尸禮畢乃釋服反哭如奔喪禮

右第十五章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

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

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厭飲足意曾子

疑神本無象何必立尸俱如厭祭不亦可乎儀禮既薦熟先迎主人入室之與祝釋爵主人與祝皆出闔戶踞如食間以與幽隱故曰陰厭至送尸出以二簋黍入室筵屋漏下其禮亦然屋漏受明故曰陽厭謂之厭者使神厭飲之

也。孔子言惟祭殤無尸。以未成人無威儀可象也。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矣。○按祭天地山川皆有尸。天地山川何威儀可象。或所配之人有尸。而天地山川之神固無尸也。又禘祫禮昭一尸。穆一尸。原不必人人而象之。蓋古禮無不答其必設尸象神與主祭者為禮也。後世君尊不答臣拜。則父可不答子拜。神可不答人拜。而尸廢矣。天子先陰厭後陽厭。諸侯先陽厭後陰厭。避天子也。大夫士先陰厭乃迎尸。避君也。大夫有宿尸無陽厭。士有陽厭無宿尸。皆避君也。○鄭謂殤謂食乃有厭名。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鄭以目正祭殊誤。愚謂從鄭無害。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曾子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彘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上疑有曾子曰祭殤必厭如之何而合逸也。耐鄭讀備言殤不備禮。

何故兼此二厭。愚謂祔謂祔廟。喪祭無尸。至虞乃立尸。明日祔于祖父。殤不立尸。則不以尸祔廟。總一厭祭而已。何有陰陽之分。而孔子乃以宗子之殤與凡殤告之也。宗子之殤。雖其弟直上繼其父。弗爲殤之後。而要必成其爲宗子。故古祭必有特牲。不從祖而祔食。祭猶主與不居室之。尊猶設于室戶之東。不于東房。以有君道。尊之也。惟無尸。故無佐食。舉肺存以授尸之禮。及設胙俎。以盛尸食。餘與爲尸。告利成于主人。諸禮耳。其餘凡殤若兄弟之子。祭于繼祖之宗。從父兄弟。祭於繼祖之宗。無後者。若兄弟祭于繼祖之宗。諸父祭于繼曾祖之宗。則并無特牲。而當室東北之室。尊亦設于東房。禮更殺矣。毛奇齡曰。當室之白謂東北之室。止當室戶。鄭祭以西北隅當之。悞也。蓋設尊必于席左。大祭之陽厭在屋漏。故有司徹納一尊于室中。庶殤之陽厭在室左。無地可設尊。姑就室旁東房以設尊也。按李巡謂日光臨人處在室東北。謂之室是也。毛作室亦悞。○孔氏曰。凡殤得祭者。其身是適。無後得祭者。以其既成人。若庶孫未成人而殤。皆不祭。祭于宗子之家。親者以爵秩供其牲。宗子主其禮。徐氏乾學曰。小記言爲殤

後已冠而爲之置後者也。此弗爲後，乃其弟直爲父後而不爲此。殤之後者也。孔謂弟不可後兄，必取族人倫輩後之。是父有親子反舍之，使不得繼父也。此豈近于人情，愚按殤紇奔而殤爲後，後宣叔非後武仲也。歸父逐而仲嬰齊爲後，後仲遂非後子家也。皆以庶子直繼父後，奔者然。殤者何獨不然。

右第十六章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云孔

章首有問詞而今失之。宗子領衆男，宗婦領衆婦，所以備內外之宜。無宗婦則內官無所統矣。○此謂無子與子幼者不然。七十老而傳子，婦代之矣。

右第十七章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上牲少牢也。張子曰：宗子爲士，立

二廟，庶子爲大夫，當立三廟，然不可二統，故曾祖廟立于

宗子之家。以上牲往祭而宗子主之，其稱介子，貴之也。稱

爲介子，薦廟以庶子得立也。祖考廟亦然。宗子庶人亦然。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

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

子在他國，使某辭。

假，假通綏音。禮除厭之時，祝曰：孝

孫某薦歲事于皇祖，以某如配。所謂配

也。除厭畢，迎尸入，祝命尸祭。祭，絜醢醢黍稷，肺皆于豆。絜

尸，酢主人，主人祭黍稷，肺所謂綏祭也。尸命祝錫福。主

人所謂綏也。獻賓自酢，又酬賓。賓奠，薦薦南。至侑，酬長賓。

賓舉酬，次賓所謂奠而舉也。乃酬兄弟及宗人佐食。公有

禮記會子問

卷八 二四

七

司私人徧所謂旅也尸出祝徹尸薦俎設于屋漏爲陽厭
 上大夫先陰厭無陽厭下大夫不備尸有陽厭此逆數之
 故鄭曰不陽厭也吳澄謂但祭正統之親不及旁親之殯
 後者亦通祭卑賓出兄弟自徹其俎賓則使人歸之所謂
 歸肉也攝主有正祭無厭祭不敢望神之飫也有獻酢無
 旅酬賓奠不舉不敢與賓衆爲權也尸綏祭主不綏祭有
 祝而無嘏不敢代正主受福也卽其祝辭止稱祖不及配
 不敢盡禮于祖也于賓有徹俎無歸俎不敢盡禮于賓也
 卽其始而宿賓亦曰宗子某越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
 其請吾子蒞之與祝辭等也昭穆同曰宗兄弟不同榮曰
 宗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
 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
 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

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宗子有罪云國庶子無爵亦祭不忍人賤不敢攝主也宗子死乃告墓而祭于家之廟無廟則於寢不可使祖考之靈久食于野也祝稱子不稱孝不敢以宗子自居也其身沒則其子爲繼嗣之宗而祖無適孫亦得進繼之矣子游以下記者之辭若順也首先求之也子游之徒聞此故順于義世人不求其義而祭是誣而已○孔氏曰宗子無罪去國得以廟行則本國無廟庶子不得稱介愚謂宗子以廟行而子孫世居彼國則彼奉始祖之祭而此留本國之庶子反爲別子矣

右第十八章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

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言天子祭又言天子崩或疾而

使宗伯攝也簠簋既陳入廟省器時也禮小史叙俎簠俎師展器陳告備廢止而不行也蓋宗伯卽攝祝必以天子名天子崩無可主名不得不廢后崩亦廢者內官不備禮不成也下復言五祀者嘗禘之祭卒哭以前主未歸廟天地之祭既葬乃行惟五祀四時各舉其一俟既葬卒哭則闕其二三故既殯行其一二既葬又行其一但殺其禮也士尸九飯大夫十一諸侯十三天子十五侑勸也尸三飯告飽祝勸之使盡當飯之數也尸飯畢主人酌尸尸酢主人主人酌獻祝及佐食此一獻後亞獻三獻次第行焉今天子在殯故尸告飽卽止不復侑食主人酌尸卽止尸不酢主人至葬後則侑與酢俱行之至獻祝而止不獻佐食以下也若尸未入則社稷五祀竟廢天地接祭至尸告飽而畢○按喪三年不祭程子曰今人居喪百事如常何獨廢祭張子曰父在爲母喪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居父喪而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不如無祭朱子曰論理當從橫渠論情則程子說亦權宜之不容已四時

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可行俗節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
胙則遠祖不必別議稱呼矣愚按天子惟祭天地越縉行
事程子謂猶在殯宮無由致齋縱天地之祭不可廢只消
冢宰攝耳今按此章言五祀祭不言嘗禘郊社則葬以前
郊社嘗禘不行可知蓋天子九月而卒哭卒哭以前羣主
皆聚太廟不祭可知郊之祭國人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豈
有天子未卒哭而郊者程子冢宰攝之之說本周禮宗伯
王不與祭則攝位但冢宰宗伯爲王斬衰后齊衰恐未葬
亦不可脫衰易祭服也蓋三年不祭是天子正法卒哭後
王各歸其廟而宗伯受服亦同功衰于是特祀于主王親
主之燕嘗禘于廟宗伯攝之祝畢獻而已既練然後成祭
猶不行旅酬不嘏大祥無無算爵天地之祭冢宰攝行亦
無嘏酬諸禮五祀之祭大大禘之爾呂氏云祭而誠至則
忘衰誠不至不如不祭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盡故
多疑其論其確然正世哀死不如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
古人之降此祭之所以不可廢也

穆俎豆既陳問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

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言社稷諸侯以

社稷爲重也舉社稷而宗廟可知俎豆既陳薦熟時也諸侯神稍卑故當祭亦廢奉帥天子五祀不行及殯葬後之殺禮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祭亦指諸侯日食太廟火視崩薨稍次故不廢

接陳曰疾也畧其節文務在速畢無逆尸于奧于堂諸禮張曰使人接之以終事愚謂祭必窮日之力卽疾亦必歷三四時日食廟火不能待時也疑

張得之苦祭宗廟則太廟火亦廢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間

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

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

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

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

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

則祭不酢主人主婦醕尸尸不酢主人主婦也酢而已尸

祝佐食賓長獻尸即止無夫婦交致爵禮也諸侯絕其故

井以下皆祭大夫降故惟總祭士卑雖總不祭然總之中

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皆與死者無服則亦祭也○按公

羊傳大夫祭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夫人之喪尸事畢而往

則廢亦非不終其事也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

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於寢

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

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不旅不舉見上章小祥哀未忘故

公不及故皆非禮昔者下記者之辭聖人不斥先君之失
○鄭氏曰喪奠無尸虞立尸尸不酢小祥無致爵大祥無
無算爵禮
彌吉也

右第十九章

以上祭禮之變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
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如諸
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
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旅衆也諸廟火皆廢朝
侯赤西白北黑中州黃其兵東諸侯戟南矛西弩北盾中
州鼓日食陰侵陽不正故以正救之救火不關斯義也○
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大夫擊門
士擊柝范甯云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諸侯伐鼓于

朝自貴也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

服失容則廢

太廟諸侯祖廟夫人本國小君諸侯相見于廟夫人亦有禮事焉故廢孔謂天子之三夫

人則諸侯無服陳謂兩君之小君則彼君未歸誰主名以訖。按古歷法疎故有遇日食者今則可早推而豫避

右第二十章

朝禮之變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禩冕而出視朝命祝

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

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告自禩始此先

言祖尊祖也告必奠幣封舉之互文也見鄭云觀用禩是此豫服之敬其事也愚謂天子三公八命驚冕出封加一

命衮冕卿六命毳冕出封加一命鷩冕入朝仍用公卿之冕故曰裨冕以朝本國臨臣民自當用加命之冕故言冕不言裨也視朝畢卽以將出告社稷山川主也又言宗廟者凡邑有先君之廟皆告之五官五大夫命之各恭其職也不言三卿或居守或從行未可定也道祭行道之神鄭云其神未聞或言黃帝子名累安也告用牲幣重者用牲輕者用幣天子告祖禰用特山川用黃駒諸侯疑用特羊鄭讀牲爲制謂制幣長丈八尺諸侯不用牲未知所據。孔云五祀之行在宮內喪禮之行在廟門外道路之行謂之軼城外委土爲山形伏牲其上告禮畢車轅之遂行天子牲用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諸侯五廟禰必親告餘或祝史告之此出言祝史入言親告互文也朝服常日視朝之服鄭謂平冠緇衣素裳然謂天子

以皮弁服視朝故謂皮弁曰朝服諸侯相聘以皮弁此亦以皮弁非也諸侯豈可以天子朝服視朝哉相朝于廟必各用冕服之上矣朝不用冕服山川不過者不告皆降于適天子也

右第二十一章

諸侯出行反國之禮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還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還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棨從君薨其入如之何

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

也戒備也三年之戒喪事所須鄭云衣衾是也陳云爲三

軍守曰監國此以從者言若守則奔往迎喪也服事也陸

佃曰大斂而入則內供殯事以待小斂而入則內供大斂

事以待也麻弁經以麻布爲弁而加環絰菲薦屨不忍成

服于道故不斬衰菅屨不可無飾于道故不括髮而免而

階故旣然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方小斂則升自阼階以

就斂孔謂柩自外來客之故升自西階恐未然一節言其

禮皆與君同也○唐明皇自東都至大行坂見棨車命焚

之君出疆不載棨非

古也自唐明皇始也

祖塋所載幣玉餘
但祭告不陳幣玉

右第二十二章

師行載
主之禮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
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
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
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公家所造館舍公所爲公命
致命而自主其家則曰私館黃震曰公館則情可伸故復
私館則於主有嫌情不可伸故不復愚謂爲君使則以君
命行以君命行則彼國亦必以君命館之雖卿大夫士之
家亦公館矣而有私主焉非禮也自貶於禮者禮亦貶之

右第二十三章

臣使死於外
而復之異禮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遷主

祫主也吳澄云當以高祖之父齊車金路也崩薨而羣主皆聚于太廟象爲死者而謀也去國而主皆行不敢棄其祖也祫祭合于太廟若侍食于始祖反本也出入皆辟人不敢瀆也孔云入太廟不踞歷于尊也有喪去國皆不蹕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敏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以幣玉告卽載幣玉而行

如奉祖命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奠而后就舍不敢先卽安也反奠而埋之不敢褻也埋必于兩階間廟無中階人踐所不及也若有遷主則幣玉卽埋之不以出熊安曰告一廟以一幣玉惟載告遠廟者餘皆埋之反惟告遠

右第二十四章

君行死于外而人之異禮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

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

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

川攝主太宰總國政卽攝爲喪主也攝主以冢宰不以支

祭故不用祭正服也東帛六千四緡吉幣每端二丈此各

丈八尺鬼神之幣減于人也積在西階上當楹告于堂上

則太通于堂下則太遠故盡等而不升也命毋哭恐亂神

聽也聲爲噫欲之聲以動神聽也某者子之母氏神知其

娠未知其子故以子生告也不言子某子未名也奠幣殯

束明繼體也喪川仍凡其奠有席無几此亦特設之明有

繼體若顧命之設几也衆主人父兄子弟房中婦人也反

位反東方朝夕哭位几朝夕奠先哭後奠奠畢復哭此因

前一哭而奠故曰遂也舉幣舉而埋之兩階間也三日負

子之日禮三月父乃名子此三日卽舉名天地山川已有

主也不言從攝主子爲喪主太宰但總國政不復攝主也

大宗主禮太祝接神皆裨冕以奉子接神也少師主養子

者抱子以哀而言奉尊子也。通執事冕而少師獨衰以拜。稽哭踊皆少師爲之也。祝主接神故在子先。少師奉子次之。太宰太宗詔贊君事故又次之。其衆主人諸臣房中皆先人列位而待也。殯以東爲前故少師奉子立殯之東。祝立子東稍南在西階上之東南隅師以子名告子。仙拜稽顙不踊未卽喪位也。諸臣踊降階反位而祝少師以子服于殯東于是子踊而房中亦踊。諸臣之祖者皆踊而子且杖成其爲繼體之主也。太宰命以名告。應總國政也以名告五祀山川而百神爾主矣。若天子太子生則當告天地社稷山川。熊安云未殯前世子生不告世子未名也。毛奇齡云前無禮位可告也。愚按此章先生卽告三日乃以名告非未名不告也。又按大戴禮太子生太卜持蓍龜御堂下卜名命曰某。太師吹律定聲內則言適子君命之。庶子使有司名之。是名皆像擬生之日卽卜而定之。或吹律而定之。三月見于父父咳而名之以重其禮。非三月見子尚無名也。禮見子太史奉書上堂曰世子名某者三。帝曰授太祖太宗社稷于子者三。命名之重如此。况君薨無主待子爲主何如其急而曰未殯不告乎。竊意未斂則尸

在尸在則以生禮待之直告于尸既斂則告于斂隨襲斂之地皆可以爲禮位賓卽成屬既殯則告于殯乃以神道待之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也

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

宗廟山川告于禰告于殯宮主未入考廟也初告亦必用攝主而不稱攝主者既非受服喪之大事已終

故但從太宰之常稱也三月乃名者前未葬稱子某故急

于名既葬稱子不名不急于名故從常禮也前未葬不告

宗廟主皆在太祖廟廟虛無告也廟不告則社亦不告俟

葬乃告也言告五祀自爲望至祭行于五祀方有事也此

不言五祀五祀舉尊以該之也皆言山川爲山川之主

必君也○愚謂子生三日當少師奉子以衰見于禰成服

三月哭于墓受齊衰以始生日如

始聞喪爲始至二十五日而畢

右第二十五章

君薨而世子生葬而世子生之異禮○愚讀此而知國之賴有重臣也

子未生君位虛懸或一二月或七八月而朝廷晏然
親視不作倘所生或女或不育則擇一賢德可繼者
諸侯告之王王告之宗廟而畀之而莫之敢爭此國
有重臣之效也不然季康子攝而南孺子之子死魯
隱公攝而鍾巫之難生卽以周公之聖攝且不免流
言矣故凡攝者必非可讓此位之人也顧後世安得
有此
人哉

禮記卷八之四

終

受業傳 夔校字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觥校鐫